保証新稿

勾魂魔女風雲劫 上

何不數：著

武俠、刺激、香艷、奇情、小說

保証新稿

勾魂魔女風雲劫上

何不數：著

武侠、刺激、香艷、奇情、小説

勾魂魔女風雲劫

何不數：著

全新出版社

勾魂魔女風雲劫

定價：45元

全新出版社印制

勾魂魔女風雲劫

上

何不數·著

冷月，薄霧。

湖水連天，蘆葦飛白。

清清冷冷，淒淒切切。

這般清冷，蕭瑟，淡月如鉤，微帶幾分寒意的夜，宜於吟詩，吟「斷腸人在天涯」，宜於度曲，度一曲「楊柳岸曉風殘月」。

也宜於吹簫——

簫聲起了，在湖岸邊。

是個白衣人，奏著悲沈的調子。

如喃喃細語，如哀哀低訴。

如柔腸百轉，如椎心泣血……

鳥兒聽了不能飛，魚兒聽了不能游，蘆葦也低了頭。只有人，心如鐵石。

是四個人，四個膀濶腰圓，橫眉怒目的大漢，四把明晃晃的巨斧，從蘆葦裡鑽了出來。

這四個人不是樵夫，四把巨斧也不是砍柴的。斧頭的鋒面又薄又寬，微微帶點弧形，透着森冷的寒光，是砍腦袋的。

一斧砍下，腦袋兩半，不必第二斧。

四把斧頭，此刻就高舉在白衣人腦袋頂上，準備砍下他的腦袋。

砍一顆腦袋，自然用不着四把斧頭。

這是以防意外，萬一白衣人偏頭，另一把斧頭就等在那裡了。

再一偏，又一把斧頭等在那裡。

若是他卽不偏左，也不偏右，腦袋往後一仰，對準後腦的那把斧頭，就剛好派上用場。

險惡萬分，正是要命的當口。

白衣人却沒理會，好像這條命是別人的。

站在正面的那名大漢，斧頭對準了白衣人的天庭蓋，眼睛睜的像銅鈴，一眨也不眨。

白衣人只要一動，斧頭就下去了，白衣人沒動。

那大漢耐住性子等了一會，忽然喝道：

「死到臨頭，還窮吹什麼，吹的人心酸酸的。」

白衣人好像未覺，正襟危坐，低眉垂目，簫聲越來越淒涼。

那大漢大叫：

「你這支鬼簫，縱然吹得頑石點頭，也別想打動老子們的心。」

簫聲停了。

白衣人緩緩抬起頭來。

臉色清疲，焦黃，帶著一片迷惘，道：

「你們這是幹嘛？」

「幹嘛？」那漢子冷冷道：

「問你借件東西。」

「借什麼東西？」

「腦袋。」

「腦袋？」白衣人目光轉動，臉上迷惘之色更濃

「腦袋可以借嗎？」

「可以。」那大漢冷笑：

「老子這輩子借了無數顆的腦袋，不過都是有借無還，現在輪到你了。」

「哦！」白衣人道：

「也該還人家了。」

「還人家？」那漢子怒道：

「這一次老子們是奉命行事。」

「奉誰的命？」

「這你就別管了。」

「命是我的，怎能不管？」

「你的？你還有命？」那大漢嘿嘿冷笑：

「若是你想多活幾天也成，那就識相一點，由老子用根粗蔴繩綑了起來……」

「不用綑了。」白衣人道：

「我跟你們走。」

那大漢聲色俱厲，道

「老子說話，一向說一不二，誰跟你講斤論兩」

白衣人苦笑：「這樣說我只有一條路了。」

那大漢道：「不錯，一條路，死！」

白衣人道：

「我和你們往日無怨，近日無仇，你們定要殺我定有什麼理由。」

「不錯，我們剛得到消息，白衣人……」

那名大漢緩緩的說著，突然大叫一聲：「砍！」

四把斧頭光芒一閃，同時砍下。

斧頭沉重，砍下來一晃而落。

可惜，米厘之差，沒落在腦袋上，落到地上去了。

白衣人玉蕭一旋，帶起一團碧光，碧光一閃而滅，四個人同時倒了下來。

玉蕭點穴，點中了死穴。

四個人全都死了，死的連哼都沒哼一聲，白衣人緩緩站了起來，沿着湖岸走去。

湖灣西岸，有琵琶聲。

幾株白楊樹下，繫著一葉孤舟。

一個豐容盛裝的中年婦人獨坐孤舟，懷中抱著一隻琵琶，對月彈奏。

丁丁錚錚，如怨如泣。

白衣人坐在白楊樹下，如癡如醉。

一曲終了，那婦人幽幽一聲長歎。

白衣人也一聲長歎。

兩聲長歎，都像是含有無限辛酸。

那婦人道：「想喝點酒嗎？」

白衣人道：「我已經醉了。」

那婦人道：「醉了？你喝過？」

白衣人道：「不，聽了妳一曲『昭君出塞』我就醉了。」

那婦人道：「妾身薄命，遇人不淑，落的飄泊江湖，今夜幸遇君子，知音難逢，船上還有點薄酒小菜，肯賞光嗎？」

白衣人道：「不了。」

那婦人道：「爲什麼？」

白衣人道：「妳要我再醉一次。」

那婦人道：「你若是怕醉，那就不要喝了。」

白衣人道：「要喝要喝，反正已醉，就喝得爛醉如泥，醉死算了。」

那婦人從後艙中端出幾碟小菜，一壺酒，兩副杯筷，放在船頭甲板上，伸手　起酒壺，滿滿斟了兩杯。手很白，很嫩，十指尖尖的，塗着紅色的蔻丹，三十出頭的婦人，還像一朵花。

走起路來腰肢一扭一扭的，一雙桃花眼直盯著這白衣人。

白衣人坐在船頭上，瞧着那婦人的手，指甲上的蔻丹，像殷紅的血。

那婦人斟完了酒，作了個動人的姿態，胸脯一挺，單薄的衣衫裡，突起一對圓鼓鼓的乳峯。

白衣人此時低頭瞧著酒杯，酒杯裡的酒也是紅的。

「這是什麼酒？」

「女兒紅。」

「哦！這酒太醇，我不敢飲。」

「爲什麼？」

白衣人道：「醇酒亂性，我喝過之後，恐怕把持不定，會做出不規不矩的事情。」

那婦人打嘴一笑道：「以前做過嗎？」

「做過的。」白衣人道：「我不喝酒的時候，是個儒雅君子，道貌岸然，幾碗黃湯一灌，就原形畢露，什麼不三不四的壞事，統統幹得出來。」

那婦人笑道：「你到底幹了些什麼壞事？」

白衣人道：「說出來會嚇妳一跳。」

那婦人道：「不要緊，你說你說。」

白衣人道：「我一飲醇酒，就强暴婦女。」

「你在瞎說。」

那婦人格格一笑，笑的好甜，好媚，帶著幾分挑逗的意味：「我不信，我不信。」

「妳是眞的不信，還是假的不信。」

「不信，不信，我眞的不信。」

「妳要是眞的不信，我就……」

「你怎樣？你怎樣？」

「我看算了。」劍拔弩張，忽然鳴金收兵。

「不行，不行。」那婦人不依道：

「你要是……你要是眞的……哎呀！快喝酒。」

說完舉杯各自飲了起來。

兩人邊談邊喝的，約過了一個時辰，白衣人臉上肌肉

一陣痙攣，眼睛裡充滿了血絲，霍地站了起來，兩眼直盯著那導人。

「哎唷！」那婦人笑的花枝亂顫，笑彎了水蛇腰：「你想，妳要是眞想……你就……」

「這是妳說的。」白衣人道：「到時我會變成一隻色狼，一口把你吞了下去，連骨頭都不吐。」

那婦人故作羞意的把頭低了下來道：

「喝這些酒你就醉了。」

「是啊，我好像醉了。」

白衣人突然一伸手將那婦人一把抱了起來走進艙中，緩緩的將她放在艙中的木板床上。

白衣人迫不及待的將身上衣服以最快的速度脫了下來，此時躺在床上的婦人也將自己身上的衣服一件件的解了下來，只剩下一件貼身的鮮紅肚兜。

白衣人此時再也控制不住了，伸手一拉，鮮紅色的肚兜被他拉了下來。

眼前白衣人所見的是一個雪白的肉體，那豐滿的雙峯又白又細的大腿，細細的腰，和那迷人的私處，在燭光的閃爍下若隱若現，他心跳加速了。

白衣人微笑道：

「妳眞美。」

那婦人不停地搖動著她的身子，嘴裏發出了嗯嗯唔唔之聲，顯然是一個騷貨，像似期待好久了似的。

多美多挺地兩個大乳房，圓鼓鼓的呈現在他眼前，那雪白的身軀顯得是那麼的成熟那麼的……

他看得心頭亂動，一股熱流直冲下體，一抖一抖的動

個不停。

那婦人突然一個翻身，背部朝上，那雪白細嫩的曲線，展露在他的面前，肥大的臀部，中間的一條深溝，隱約可見到下面細黑的陰毛。

「快呀！你剛才不是說要一口把我吞下嗎？怎麼胆怯了？人家已等不及了……」那婦人浪笑著道

此時的白衣人聽了這話再也忍耐不住了，以餓虎撲羊的姿勢壓在她身上，把她的玉腿分開，一根硬得發燙的陽具「滋」的聲插了下去……

只聽到那婦人「噯喲」一聲隨即屁股高高地翹了起來。白衣人此時便拼命的抽插了起來，連抽送了五六十下，下下直抵花心，一陣狂頂狂幹。

「卜滋……卜滋……」

白衣人聽到這種怪聲，更是慾火焚身，更加用勁。

那婦人用力扭幌著她的大臀，搖呀！搖著她的騷穴，似乎非常的貪戀。

白衣人盡力地抽插，抽到外面又再用力的頂。

只見那婦人不斷的搖擺，雙手緊緊的抓著床沿，那肥臀忽前忽後的迎合著白衣人的動作，淫水就像泉水似的湧了出來，沿著大腿流了下來。

白衣人緊緊的伏在她的背上，雙手抓著她的雙乳又是一陣急抽急送，頂得那婦人嬌喘不已。

那婦人似乎很老道，此種姿勢最能令她滿足，次次直抵花心。

「哎喲……像這樣還差不多……有什麼絕招盡量使出來吧……」

說罷，那婦人自己也用穴磨擦著陽具，越磨越快越磨越用力，終於她瘋狂了似的，披頭散髮，上唇咬著下唇，猛力的全身搖動向大陽具磨。

白衣人扶在她的背上，在半空中蕩來蕩去。

她淫蕩的呻吟著

「喔……哦……我好舒服……噯……頂死我了……唔……」

她使出渾身解數，極盡其妖媚，似想要征服他。

她一股股的熱水，沿著大陽具流了下來，白衣人此時故意又不動，她反而又搖得更厲害，磨得支支作響。

她已淫蕩到了極點，頭不時的東搖西搖，屁股頻頻扭動，兩手拼命壓著他的屁股，使他的陽具更深。

「噯喲……好美……好美……快頂……」

她的淫叫聲，更引得他慾火上升，一下地猛幹起來，她的花心如彈珠似的，被他刺著頂著。

這樣經過了片刻，他也喘著道：

「你的穴眞美……眞妙……噯喲……」

「吸得我地……龜頭太舒服了……」

她實在騷蕩得要瘋了。

亂扭亂叫亂抓……

「好……太好了……喔……插死我了……唔……快……用力……對……」

那婦人對此道似經驗相當豐富，她的花心像個夾子似的，死夾著白衣人的龜頭，屁股也拼命地向後挺著，樣子眞是蕩極了。

白衣人此時覺得無比的舒暢，這是他從未有過的感覺

，這婦人對此道果然有一套。

白衣人又猛頂著她的花心又是磨又是插……

那婦人似達到高潮地浪呼呼地嬌喘著大叫：

「噯呀……我太痛快了……你眞行……好美呀……喲……舒服極了……啊……我……我快受不了了……」

白衣人聽到她這樣的淫叫聲，心跳加速了，又是一陣的猛幹。就這樣顫抖，兩眼發直，緊緊的抱著那婦人，急喘的說：

「我要洩了……唔……噯喲……洩了……好舒服……」

那婦人聽他這樣叫著，屁股也拼命地往後挺。

「啊……你的精水……又……燙又多……

……我……舒服極了……」

白衣人感到一陣爽快無比的快感，終於洩了。

他一動也不動的扶在她的身上。

那婦人似覺未能滿足的「哼」了一聲，身子一斜，白衣人碰的一聲掉落下來。

也許是喝酒體力消耗太多，便昏昏沈沈的沒多久就睡著了。

那婦人起身穿好了衣服，露出得意的微笑。

「哼！不中用的東西，就這麼兩下子就睡得像豬，可別怪老娘心狠手辣，我奉命在身，不得不收拾你，誰叫你是白衣人。」

說著自腰間取出一樣東西，「唰！唰！唰」連著三聲，即狠又準的射中了白衣人的喉部，心窩，及腹部「啊！

」一聲，白衣人抖了幾下，頭一偏氣絕了。

那婦人身子一蹤到了岸邊，身影在黑夜中消失了。

原來這婦人是「蝴蝶寨」寨主衞紅英手下，生性淫蕩狠毒，此次奉寨主之命前來調查一件有關蝴蝶寨主的事情，率領那四名大漢來此得一消息，有位白衣人欲前往「蝴蝶寨」尋仇。

他們在這湖邊發現此白衣人就設計下毒手，其實到後來此婦人雖知道此白衣人並不是他們所要下手的對象，但這淫婦怎捨得放棄機會，一日不淫就會覺得渾身不舒適的。於得到淫慾之後，又恐此白衣人爲其對手之間同黨而下毒手。

白衣人因犯錯被師父逐出門，浪遊天涯，在同門師兄弟中，以大師兄林百川對他最好，情如手足，當然他被逐出門，最感難過的莫是他的大師兄了。

這天大師兄悄悄的下山來找尋白衣人，來到湖邊突然看到一黑影從船中縱出，心覺可疑，進入一看，果見他師弟被下毒手，是「蝴蝶鏢」而且全身赤裸。

「蝴蝶寨」他咬牙切齒的緊握著手道

這名下毒手的淫婦就是當年艷名噪江湖，多少人死在她石榴裙下的「黑鷹風四娘」

長松堆雪，古木號風。

綠水生波，青山露骨。

暮多的氣候，是夠冷了。

「拍……拍……」

這不是獨門暗器劃空，是兩隻健鴿的振羽之聲。

牠們像兩顆流星，也像兩根銀箭。

劃破夜空靜寂，飛入「天台山」中。

是一座雄偉大寨中的一間密室之內。

在這寒冬的深夜中，這密室中，却是春色無邊。

室內有榻，榻邊有爐，爐中有火。

在熊熊的炭火中，插著三支純鋼所鑄，但被烈火燒得赤紅的「白骨令」。

榻上呢？榻上有兩條肉蟲兒。

由於室中炭火熊熊，溫暖如春，這兩條肉蟲兒的身上，遂用不着覆以錦被，在兩條肉蟲的肉體上散著活色生香，使室中瀰漫了一片春色。

所謂「兩條肉蟲兒」，一條是精赤條條的虎背熊腰大漢。

一條是半絲不掛，年約二十三四的美艷女郎。

這美艷女郎就是「天台山蝴蝶寨的盜魁」。

名震江浙諸省的紅粉女寇「勾魂魔女」衞紅英。

在這蝴蝶寨中，個個都是淫惡之徒，尤其是寨主衞紅英。

那虎背熊腰大漢，倒沒有甚麼特殊身份，只是蝴蝶寨中一名頭目。

此時正是被衞紅英臨時抓來，聊供洩慾的工具。

那名大漢平躺在床上，雙腿直伸，見他已是滿頭大汗，可見他們蝶戲已有一段時間了。此時只不過是換過姿勢而已。

衞紅英那雙雪白的大腿，又嫩又細，看來是那麼的均勻修長，光滑明亮。

雙腿此時張得開開的橫跨在那大漢的腰間，身體一落

一起的，忽急忽徐的……

兩個如碗大的豐滿乳房，就在這一上一下的動作中一抖一抖的震動著。

葡紅英此時雙手按在那名大漢的胸前，時而低頭時而抬頭仰望，散髮披肩，香汗淋漓。

就這樣經過了一段時間，葡紅英突然快速的起落就像騎在一匹野馬身上快速奔馳的樣子，雙個乳房抖得更是厲害，像是兩隻肉球忽上忽下的跳著。

只見大漢挺著腰，雙手扶著葡紅英的身子，配合著她的動作也挺起來。

愈來愈快，愈來愈重，大起大落的……

「滋……滋……滋……」之聲不絕於耳的不斷響了起來。

那名大漢兩眼瞪得大大的，雙手緊緊的抓著葡紅英的肩，咬牙鎖眉的汗珠如雨下，似在拼了全身的氣力，似痛苦又似興奮……

「喔……喔……喔……」那大漢叫著。

葡紅英這蕩婦此時淫水好山洪暴發，一湧而下，那大漢整個陰部，小腹及大腿都被浸濕了。

她本身的臀部也是濕淋淋的一片。

隨著「拍……拍……」聲，當她那雪白的肥臀重落之際，淫水四濺，兩人似在打水戰……

葡紅英此時雙眉深鎖，櫻唇輕咬，似正在享受著這消魂蝕骨的樂趣……

過了片刻，葡紅英雙眉之間，春情無限的，向那精壯頭目，瞎聲叫道：

「柳三通，你這沒用的東西，還不快……」

原來柳三通經過一陣的用力挺落，委實太累了，躺了下來休息片刻，讓衞紅英自己一人操舟。

也許她也累了，因爲此種姿勢是最累人的，但也是最能達到高潮的方法。

柳三通聽到之後，不敢怠慢的又是一陣的一起一落挺了起來，

「噯唷……噯唷……太舒服了……重一點……用力……插破它……快……快一點……噯唷……太好了……太美了……」

衞紅英大叫著，一頭散髮亂飄，雙手緊緊抓著柳三通的胸部，指甲已陷入了那又厚又結實的肌肉中，血水滲了出來……

又是一陣熱熱的淫水流了下來，整個床墊竟濕了一大片。

她邊叫邊轉動著身子，前後左右不斷的扭動，緊緊貼著柳三通的陰部不斷的磨擦著。

「噸……噸……噸……噸……」

兩人陰毛互相磨擦發出這種令人興奮的聲音。

「柳三通……快呀……用力……插破它……插破它……哦……太好了……太……」

柳三通也許太累了忽然間停了下來，衞紅英正是興奮的時候見此不免又是一聲大叫：

「沒用的東西」

兩腿緊緊一夾又是快馬加鞭的姿勢，猛起猛落的一次比一次快，一次比一次重，她採取主動的快攻。

「噯呀……喔……哦……」柳三通叫著

「噯唷……太好了……唔……舒服極了……噯喲……」

肥大的臀部不斷的起落，忽而上下，忽而左右的扭擺，極盡其淫蕩之態。

此時衞紅英雙目微瞬動作不停，汗珠已從額頭掉落到雙峯之上，一滴滴的綿綿不斷，散落在柳三通的臉上，胸前。

兩人像是被淋了一場大雨似的，全身濕濕的，眞分不出是汗水或是從那騷穴湧出的淫水。

又過了一陣子，她速度已不像剛才那樣的急起直落了，只見她全身濕濕的亮亮的，滿頭散髮也濕了，終於她停了下來。

她此時嬌喘著，但雙眉之間春情仍熾地叫道：

「沒用的東西，該換你了，還不快……」

一語未畢，兩隻健鴿已從屋頂天窗中，飛進來。

衞紅英伸手，接住這兩隻健鴿。

從牠們脚上，各解下一張字條，展開觀看。

一看字條，衞紅英眉間春情立隱。

代之而起的，是一股陰森可佈，騰騰殺氣！

原來這兩隻健鴿是「黑鷹風四娘」的飛鴿傳書。

可笑那柳三通竟不識趣，又復緊抓衞紅英身上，醜態百出地，似想有所動作。

衞紅英雙眉挑處，站了起來，玉腿微揚，把他踢得滾翻榻下。

柳三通摔得眦牙咧嘴地，苦着臉兒叫道：

「寨主……我……」

衞紅英一面穿着褻衣，一面叱道：

「滾！替我傳令，叫「勾魂三俠」立卽到來這『蝴蝶堂』中待命！」

柳三通有點摸不着頭腦，但又不敢多問，只得胡亂略穿衣履，狼狽出室。

衞紅英剛披上輕紗，「蝴蝶堂」外已有人朗聲叫道：

「稟寨主，『勾魂三使』到了！」

衞紅英仍自躺上榻上，對門外道：「進來！」

三名身穿黑色骷髏勁裝的中年漢子，推門入室一看衞紅英那副幾乎赤裸的春色無邊模樣，不禁低頭。

中央一名漢子，抱拳恭身道：

「寨主召喚屬下，有何差遣？」

衞紅英柳眉雙剔，倚枕道：

「從卽刻起，凡屬意欲進入『天台山』區的年輕貌美之白衣秀士，一律格殺勿論！」

「勾魂三使」聞言，不覺一愕。

衞紅英又復沈著臉兒叫道：

「接令，快去徹底執行！」

說完，微一欠身，伸出纖纖玉手，竟從榻前熊熊炭火之中，把那三支燒得赤紅的「白骨令」拔起，化成三道紅光分向「勾魂三使」，脫手擲去！

三道紅光，破空閃處，「颼颼颼」地，分別插向「勾魂三使」的腰間。

原來他們腰間，各懸有一枚鐵鑄令筒。

三支「白骨令」準確地插入了三人的令筒中。

三縷青烟騰起，並「滋滋」作響。

「天台山」中，有怪事了。

在峯間，在澗邊，在谷內，一連發現了十來具屍體。

這十來具屍體，又無一不是身穿白色儒衫的年輕俊美秀士！

這是「天台前山」，山脚下的一間酒肆。

肆內，酒客甚多，衆口紛紜。

談的無不是最近在「天台」各處，連續發現白衣人遇害之事。

說到白衣人，這酒肆中倒爲數不少，共有三位。

兩位白衣書生，坐在窗邊一張方桌兩側。

他們似乎並非友人，只因客滿，才併桌而坐。

靠右的一位，眉目間英氣較濃。

靠左的一位，則容貌較秀美，年齡均在廿三四。

第三位白衣書生，遠不如這兩位白衣書生。

他坐在隔桌的座頭上，顯得猥瑣多了。

酒肆中談到白衣人被害之事，不禁自然而然的均把目光投向此三位白衣書生身上。

他們似乎察覺到酒客的異樣眼神而相視一笑。

秀美書生似乎有意結識對方，趁此機會，舉杯笑道：

「仁兄聽見沒有？我們周遊『天台』，同著白衣，如今又同桌共飲，似乎有緣，只是鬼物……」

英俊書生冷笑一聲：

「甚麼鬼物？分明是些强盜土匪所扮，只不知他們爲何殺害白衣書生而已。」

此時鄰座上那位猥瑣白衣書生，含笑道：

「這位仁兄，你要問這『天台』盜匪，爲何專殺白衣人？小弟倒知其中原委。」

英俊書生輕「哦！」了一聲。

揚眉笑道：「小弟願聞其詳，仁兄請抒事論。」

猥瑣書生喝了一口酒，含笑道：

「仁兄有沒聽說過『冷如霜』其人？」

英俊書生點頭答道：

「知道，這位冷姑娘，是譽滿江湖的『燕雲女俠』！」

猥瑣白衣書生笑了道：

「對了，冷如霜有位遠親，聞說被這『天台山蝴蝶寨』中的淫惡女寇『勾魂魔女』衞紅英，擄爲面首，遂打算前來『天台』，找『勾魂魔女』衞紅英。

英俊書生劍眉微蹙說道：

「這與白衣人遇害之事何關？」

猥瑣書生微笑說道：

「因那『燕雲女俠』冷如霜，多作男裝，一向又愛著白衣，『勾魂魔女』衞紅英的耳目衆多，其手下『黑鷹風四娘』已探知此事，遂命手下向白衣人下手。」

接著又自軒眉笑道：

「明哲保身，聖賢之訓，兩位仁兄，身著白衣，恰犯那，淫婦之忌，最好打消『天台』之遊。」

話方至此，那秀美書生，接口道：

「仁兄只勸我們，你不也着白衣麼？」

「我和兩位不同，因那『燕雲女俠』是絕代佳人，縱令易釵而弁，也必如玉樹臨風，豐神挺秀，兩位這等看煞夷光，妬煞衞玠！小弟這副尊容，自知太以猥瑣，長得姥

姥不疼，等於貼了『護身符』！」

英俊書生向猥瑣書生雙手一拱說了聲：

「多承指教」

然後轉身，對秀美書生說道：

「小弟雖非『燕雲女俠』冷如霜改扮，却也不怕甚麼『勾魂魔女』衞紅英……」

秀美書生微微一笑，接口道：

「仁兄這樣說法，想是身懷絕藝？」

接著又道：

「小弟則手無縛雞之力，只得接受那位仁兄之勸明哲保身了！」

說完向英俊書生拱手一揖，並丟下一塊碎銀，作爲酒資，立卽出肆而去。

這時，紅日啣山，餘霞散綺，天空百彩雜呈，絢爛已極。

英俊書生滿面豪情地，向那猥瑣書生含笑道：

「這位仁兄，你看滿山夕陽，景色佳絕，我們來個夜遊『天台』如何？」

猥瑣書生搖了搖頭笑道：

「多謝仁兄盛意，夜遊『天台』，還不如『三杯通大道，一醉解千愁』地，來得安適。」

話聲了後，只顧與他桌上一位衣衫襤褸的老頭兒，不住舉杯暢飲，不再理會白衣書生。

英俊書生無可如何，碰了個釘子，只好一劍隨身，飄然出酒肆。

出了酒肆，他便向「天台山」走去。

黃昏景色雖美，但瞬間，已夜幕四垂。

「天台山」中，美景雖多，但景物絲毫不美。

因爲這一段的亂葬崗，只有低塚，高墳，荒烟，蔓草而已。

驀然間，空中一暗，月被雲遮，寒風加勁之下，並有雨絲飄落。

跟著更見陰影浮動，並響起幾聲凄凄鬼哭！

誰知才一注視，不禁嚇了一跳。

原來，從亂草中竟有具猙獰的屍體，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

從草叢中一躍而起，向他撲來！

但及至對方縱身一撲他立卽看出這是「殭屍跳」身法，知是江湖人物所扮。

英俊白衣書生冷笑一聲，

儒衫大袖微翻，迎着那具殭屍的來勢拂去！

勁風排空捲處，「哼」了一聲

那殭屍被震得跌出六七丈外。

殭屍會「哼」，事更顯然了。

他「哈哈」一笑，後面突又有變。

轉身看去，果見再具骷髏。

英俊書生內功湛深，深知這又是江湖中人所扮。

立卽剔眉叫道：

「朋友，光棍眼中，莫柔砂子，你們是『天台山』蝴蝶寨主『勾魂魔女』手下？」

兩具骷髏並不答話，只是「吱吱」叫了兩聲。

縱身向這位英俊書生猛撲。

他看出這兩具骷髏功力比那具殭屍更强，所使出的有點像一種邪門的「陰風指」模樣。

他儒衫微飄，右閃數尺。

一面神功默運，氣貫周身。

一面冷笑叫道：

「骷髏會用『陰風指』，眞是天古奇談……」

「談」字方出。

先前那具殭屍又復蹦跳而至。

剎那間。

陰風四作，爪影縱橫。

兩具白骨，和一具殭屍，竟聯手合攻。

二三十招過後，敵勢已明，一聲龍吟長嘯。

長嘯聲中，白衣電旋，奇招迭發。

一招「排雲撥霧」，轉化「閻王點鬼」，便把兩具白骨，一具殭屍，打得跌去丈外。

那殭屍，白骨，自知不敵，鬼哭數聲，閃入一座比較高大的墳墓後邊。

他跟踪追去，那知三名匪徒已失去踪跡。

怪事又來了！墳後一口棺木，漸漸的站立。

瞬間，那口棺木已筆直的豎立著

「砰！」一聲巨響，棺蓋飛出，砸在碑石上。

棺中，赫然有一具身穿黑色長袍，頭戴白帽的無常大鬼，站在其內！

英俊書生此時順手在身旁一株松樹之上，摘了一把松針，凝聚內家氣功，向那無常大鬼的當面胸腹部位擲去！

松針蝟襲，銳嘯懾魂。

十數根松針，悉數打中，穿入黑衣袍以內。

此時無常大鬼把一張血盤大口，咧了一咧，搖搖晃晃地走出棺來！

這一驚非同小可，他所發射松針分明深入無常大鬼胸腹，爲何仍能安然無事，不禁有點背脊生涼。

「哂」的一聲。

他有點疑鬼似的，不敢怠慢，拔出長劍。

「仁兄！」

英俊書生長劍出鞘，本待發招進攻，這聲「仁兄」來得突然，不禁爲之一怔。

因爲這「仁兄」二字，不單是吐自無常大鬼口中，連語音也頗爲熟悉。

就在他一怔之間。

那無常大鬼，又復失笑道：

「仁兄，別來未久，難道就忘了小弟？」

這回，他終於識出了對方似是在山脚酒肆中口稱手無縛雞之力，只好明哲保身的秀美書生。

無常大鬼立即伸手揭去臉上面具和高帽。

果然，正是那秀美白衣書生。

秀美書生即非鬼物，中了松針怎會安然無恙地，仍能笑語從容？

秀美書生似領悟英俊書生錯愕之意。

伸手把身上長袍解開。

原來他在長袍內添了一層牛皮厚盾，那松針全釘在其上，根本不曾傷及皮肉。

「仁兄，你這『飛花摘葉』的內家氣勁，委實厲害，

小弟如非事前有備，恐要喪命松針之下了。」

「兄台這個玩笑，可開不得，你卽武林同源，何必……」

秀美書生，含笑陪罪笑道：

「仁兄多加諒宥，小弟決非有意戲弄。一來因知仁兄是武林大俠，想來暗中見識你的絕藝，二來因你風神絕世，又復身著白衣，犯了『勾魂魔女』衞紅英之忌，必遣手下扮作鬼物擾襲，遂索性弄弄玄虛，想來個『以鬼嚇鬼』而已。」

英俊書生苦笑道：

「兄台出現遲來一步，如今匪徒已被逃走。」

秀美書生道：

「仁兄那『勾魂魔女』決不此罷休，前途定然還有些許花樣。」

英俊書生，抱拳道：

「小弟就此告辭，我倒要看她弄什麼花樣來。」

秀美書生搖手笑道：

「仁兄請收回『告辭』二字，彼此卽是武林同源，你就不允許小弟追隨左右？」

英俊書生「哦」了一聲問道：

「兄台不避艱險，願與小弟同作『天台』遊戲不成？」

秀美書生含笑說道：

「只看仁兄是否肯折節下交，和携帶小弟罷了。」

英俊書生頭點了點笑道：

「兄台卽有豪情，小弟那有不願結侶之理？」

「小弟姓陰單名洪，仁兄你呢？」秀美書生道

英俊書生應道：「小弟林百川。」

陰洪輕聲叫道：「原來是號稱『玉哪吒』的中州大俠！」

林百川笑道：「小弟愧不敢當。」

陰洪笑道：「眞想不到，小弟竟能與林兄這等人物訂交，眞可謂『天作之合』了。」

林百川雖覺對方這「天作之合」一語用得不當，却也不便加以駁斥，只好笑道：

「陰兄，雨勢已停，我們大可步月夜遊，一尋幽勝，或乾脆就暗探『蝴蝶寨』！」

陰洪點頭道：「好，小弟昔年曾遊「天台」，路徑較熟，頗可權充嚮導。」

林百川道：「依陰兄之見，我們今夜應該先去往何處？暨怎樣遊賞？」

陰洪略一尋思，含　答道：

「少弟認爲林兄目標即在『蝴蝶谷』則今夜就不必再遊他處，前面不遠有家兼營客棧的山村酒店，我們到那兒飲上幾杯，好好睡上一覺，養足精神，明日再直搗『蝴蝶谷』好了。」

「好，再飲上幾杯也好。」

陰洪道：「這一家的酒很好，他們有種『百花春』窖藏三十年，但却不賣生客。」

「陰兄定與那酒肆主人熟識……」

說完，二人脚下加快來到酒肆。

店家見了陰洪，果然極爲巴結。

陰洪要了間上房，命店家取了十斤「百花春」，便與

林百川對坐暢飲。

兩人上下古今，談得十分投機，於不知不覺中，竟把十斤「百花春」酒，飲得所剩無幾。

這酒，入口香醇，後勁却不小。

林百川的冠玉雙頰，已現微紅，遂向陰洪笑道：

「陰兄，我們明日還要趕赴『蝴蝶谷』，不如早點安歇了罷？」

陰洪點頭，笑了笑，兩人遂抵足而眠。

林百川一來飲酒稍多，二來連日趕路，睡得極爲入眠。

陰洪却不知有甚事兒，在榻上輾轉反側，難以入睡，等林百川睡熟後，竟伸手向他身上摸索起來。

陰洪觸手生驚，驚得幾乎令他失聲。

究竟是甚麼東西使他如此。

林百川睡得正甜之際被人一觸及身體，立即驚覺失聲問道：「陰兄，你……睡起覺來，怎的這般不老實？」

陰洪目光微轉，含笑道：

「不瞞林兄，我一直以爲你便是『燕雲女俠』冷如霜所扮，經方才一試；原來你是個大丈夫呢？」

林百川見他說話之時，滿面嬌紅，眼角眉梢間，更是春色欲流。

「哼」了一聲叫道：

「陰兄簡直胡說，你且自照鏡子，你自己這副樣兒，才像是婦人女子所扮。」

「格，格，格」之聲響了起來。

這是嬌笑，也是媚笑，蕩笑！

這足以勾魂懾魄的媚蕩笑聲，發自陰洪口內。

林百川聞聲一愕，雙目盯在陰洪臉上。

陰洪則索性摘去所戴儒巾，垂落了一領秀髮！

林百川見對方眞是女子，不禁詫聲問道：

「姑娘，你……你到底是誰？」

這姑娘微咬下唇，瞎聲笑道：

「這你就不要管我是誰了，春宵一刻值千金，我卽與林兄同床共枕，想必緣訂三生，莫再多說廢話，辜負了……」

她邊自瞎聲說話，邊把那軟綿綿，香噴噴的嬌軀，偎向林百川的懷內。

林百川眉頭一皺，慌忙閃身避開。

那姑娘媚眼如絲，斜睨着林百川那張通紅英俊的臉龐，再曼聲叫道：

「林兄，『有女懷春，吉士誘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連古聖賢人都把男女之事，視爲人之大倫，你……你又何必自做清高，勉强尅制着在丹田熊熊燃燒的那團慾火？」

她一面說一面自解儒衫。

露出了那貼身所着的褻服。

林百川勃然叫道：

「姑娘，妳怎麼言語行爲方面，如此放浪無恥」

這「放浪無恥」四字，似乎份量太重。

罵得她呆呆發怔，繼而玉頰飛紅，珠淚雙落。

最後竟索性放聲大哭起來。

林百川在她宛如迎風楊柳的媚笑攻勢之下，倒可正言厲色地加以嚴詞斥責。

但在這姑娘如帶雨梨花的痛哭之際，反而手足無措，不知應該如何？

最後只得柔聲說道：

「姑娘，你把眼淚擦擦我不罵妳了。」

只見她立即從懷中取出一條粉紅色絲巾，擦拭頰上淚漬。

邊自擦拭，邊又幽怨地向林百川白了一眼。

啜着嘴兒叫道：

「林兄，你是堂堂中州大俠，怎可如此罵人，把我一個姑娘家……」

她話方至此，手中粉紅絲巾突然一揚。

一蓬粉紅色的光霧，帶著醉人香氣，便向林百川兜頭罩去。

林百川委實被她一會兒笑，一會哭地，弄得莫知所措，更那裏想得到她竟然施展出「迷香帕」的下流手段來？

等他看見粉紅光霧騰起，知道不妙，要想摒住呼吸時業已不及。

一絲香氣入鼻，林百川腦中立覺天旋地轉，昏昏沈沈的，兩眼一閉，頹然暈倒！

這姑娘見狀頓時破涕爲笑，並笑得格格地。

見她腰肢亂擺，得意叫道：

「林百川呀，饒你眞是魯男子再世，柳下惠重生，如今卽中了我『迷魂帕』上的『醉神香』，也祇好與我同上陽台，携雲握雨地，嘗嘗風流滋味了！」

她自語一畢，便抱起那位相當英挺俊逸的「玉哪吒」林百川，輕輕放在榻上。

跟着，自行寬帶解衣，脫個精光，準備與他共圓巫山好夢。

此時她全身一絲不掛的赤裸著。

雪白的身軀是那麼的光滑細嫩。

該凸的地方凸，該縮的地方縮，多麼完美的胴體，眞是人間一大尤物。

那修長的雙腿圓滑而均勻。

尤其在那兩腿相會處，鼓鼓的陰唇，肥厚得讓人眞想捏它一把。

最引人注意的就是那又黑又長的陰毛，由陰部延伸到肚臍，長滿了一大片，簡直看不到小腹。

此時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然後緩緩的吐了出來，兩個雙乳隨著吸氣，挺得高高的，看來是那麼的美好，尖挺的乳尖鮮紅得可愛。

接著她把林百川的衣服一件件的給脫了下來。

一雙玉手不停的在他那厚而結實的胸前來回的愛撫著，漸漸的往下滑了下來。

一隻纖纖的玉手在那兒玩弄著林百川的陽具，隨之就是上下不停的套動著……

片刻間原來軟綿綿的陽物，頓時挺得高高的，又硬又熱。

姑娘一個跨步騎在林百川的身上。

兩腿一張，陰戶對準了陽具，猛然身子一落，整個陽具全都插入了。

姑娘兩眼發亮似慾火難耐，兩頰通紅，心跳加速直起直落的，就像這室中只有她一人似的，演起獨脚戲來。

過了許久，也許是覺得不夠刺激。

玉手微揚在林百川的腰間點了幾下。

林百川雙眼微睜，身子動了一動，見了眼前這位姑娘全身赤裸的騎在他身上。

兩眼一張，像惡狼似的坐了起來，緊緊的抱著她，壓了下來。

『迷魂帕』上的『醉神香』果然發生了作用，林百川此時已無法尅制着在丹田熊熊燃燒的那團慾火，他生理上的需要此刻正需得到解決。

眼前在他身下的是一身又白又光滑的肌膚。

尤其那對水汪汪的眼睛。

顯示出她也是慾火大熾了。

林百川人高馬大，陽具也大。

他手握著大陽具一下插了進去。

「醉神香」的作用使他慾火難耐。

林百川此時像瘋狂了似的，一開始就是猛幹。

一次比一次重，一下比一下深……

速度越來越快，「噸！噸！噸！噸」兩人肉重之聲，不絕於耳。

頂得她全身發抖，騷水不斷的流了出來。

此時的林百川口乾心熱，全身的血脈奔騰。

大陽具被淫水浸得濕濕的。

約過了半個時辰。

她瘋狂了，披頭散髮。

上唇咬著下唇，滿面通紅，全身火熱的緊緊的抱著他，猛力向大陽具挺了上來，用力的磨著。

「噸！噸！噸」陰毛磨擦的聲音。

她淫蕩的呻吟著：

「喔……哦……我好舒服……噯……噯……頂死我了……唔……」

她一股股的淫水沿著大陽具流了下來。

此時她扭腰擺臀的搖了起來，磨得更是厲害，整張床支支作響。

突然她打了個寒噤。

混身像發抖似的緊緊抱著他。

林百川覺得她的穴內，像長了牙似的。

緊緊地夾住了他的陽具。

又吮又吸的，於是他更加用勁抽插。

那工夫使她的穴洞成了扭曲形的旋轉。

那旋轉的力量，一陣陣像狂風暴雨。

她的穴扭曲著他的陽具。

他在那陣陣旋轉，扭動中，覺得不能自己的顯得陣陣昏迷。

這番工夫，誠然是非常吃力。

不到片刻，她已是香汗直流，而且淫水無法控制的又是一湧而出。

她這時痛快的張牙咧嘴。

擺頭扭腰的不斷呻吟：

「嗯！好舒暢……喔……太好了……林兄……你……你太好了……我……」

林百川看到這姑娘這般浪勁，又是一陣猛插。

她用全力扭旋他的陽具。

又是一陣快感，佈滿了她全身。

她雙腿一抬，高舉那雪白的肥臀。

迎合著他的抽揷。

此時她又瘋狂的扭動屁股，嘴裏浪叫了起來：

「林兄……你眞好……我的穴……又癢……又騷……好痛快……唔……用力頂……快……快……」

她粉腿勾在他的腰上，雙手緊緊抱著他的頸。

林百川聽到她如此浪叫，便使盡全力。

一陣狂抽猛揷，下下直抵花心。

過了片刻，她全身一陣顫抖兩眼發直。

一股股熱水自穴中流了出來。

氣喘如牛的林百川，此時也汗流夾背，陽具感到一陣陣的舒暢。

他覺得不能自已的，又是一陣昏迷。

終於直不起腰，伏在她的身上了！

漸漸的他昏睡了過去。

就在這室內春濃如海之際。

窗外突然響起彈指之聲！

輕輕一聲彈指，便驚碎了她的慾海迷魂。

她慌忙的掩起褻衣。

目注窗外，沈聲問道：

「甚麼人？」

窗外響起一個不太生疏的脆郎語音道：

「衞姑娘，好事不宜獨站，綠楊宜作兩家春，你應該楊枝普洒，兩露均沾，因爲在下也對你這位『勾魂魔女』

的天人顏色，和絕頂風流，想念甚久。」

「格，格，格」

一陣媚蕩笑聲發自這衞紅英口中。

笑聲剛畢，突然衞紅英銀牙暗咬，潛聚玄功。向那兩扇窗門，揚掌劈空劃去。

强烈掌風到處，根紙木屑，四散紛飛。

但那窗外人，却早已避開。

長嘆一聲，自怨自艾叫道：

「老天爺眞是不公平，衞姑娘愛上林百川，林百川却不愛她，我愛上衞姑娘，衞姑娘又要打我。」

衞紅英殺氣騰眉，雙掌護住當胸。

一個箭步，閃身穿窗而出。

窗外那人，並未對衞紅英加以襲擊。

他也是穿著一件白色儒衫。

站在距衞紅英約六七尺外，負手背身而立。

衞紅英喝道：

「尊駕是誰？怎不回過身來？以背向我則甚？」

白衣人笑道：

「我自知醜陋，不敢恭維，只怕回過身來，衞姑娘就不會喜歡我了。」

衞紅英雖覺此人語音頗不陌生。

一時之間，却又想不起是何處見過。

於是柳眉雙剔，沈聲叱道：

「少說廢話，快轉過身來，讓我看看你是個甚麼東西變的。」

白衣人仍然嬉笑如故的答道：

「好吧！醜媳婦難免見公婆，我就轉身，但衞姑娘千萬不可厚彼薄此，因爲我們三人之間交情深淺，幾乎完全一樣呢？」

語音落處，其人倏然回過身來。

原來，這白衣人就是在山脚酒肆中，那位猥瑣白衣書生！」

衞紅英見他那副猥瑣樣兒，冷笑說道：

「原來是你！」

猥瑣書生笑道：

「這有甚麼希奇？許你釘着他，難道就不許我釘着妳麼？」

衞紅英哂然說道：

「憑尊駕這副尊容，居然還想前來分享風流艷福，當眞不知自量了！」

猥瑣白衣書生搖了搖頭道：

「衞姑娘，你這幾句話，說得便不像一位風流大行家了。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固然有點高攀，但天鵝偶而吃上隻把癩蛤蟆，換換新口味，或許也可使你朶頤大快吧！」

衞紅英向這猥瑣書生看了兩眼道：

「看你這隻癩蛤蟆的醜樣兒，無論是清燉紅燒，本姑娘都食難下咽！」

猥瑣書生笑吟吟地說道：

「我面貌雖醜，但懂得風流，床上功夫了得，決不像林百川那樣冷淡無情，還得用『醉神香』眞是不識抬舉，衞姑娘風流放蕩聞名，閱人卽多，總該看出我有的是功夫，讓妳舒舒服服的。」

這猥瑣書生，突然闖來，打斷衞紅英的好事。

衞紅英怎不恨他入骨？

若非窗外彈指，此時不又是襄王神女，續再共夢巫山，這等好事爲之所壞。

衞紅英把滿腔慾火，化爲滿腔怒火。

要在這猥瑣書生身上，尋求痛快發洩。

她不等他說完話……

堆起了滿面妖媚中含有獰惡的笑容道：

「這樣說來，你倒是我所要的，來來來，讓我試試你那床功是否能合我意？」

「意」才出口，嬌軀閃處，直逼中宮。

五指如鈎，銳甲尖尖地。

猛向猥瑣書生的胸腹抓去！

猥瑣書生似因衞紅英換了笑容相向，有點色授魂與，痴眉瞪眼，因而對她的猝然發招，懵然無覺。

雙方距離，近僅七尺。

衞紅英又是當今武林一流高手。

招發如風，快捷絕倫。

猥瑣書生再一懵然失機，那有不被抓中之理？

眼看她尖尖十指，即將沾上對方雪白的儒衫，那猥瑣書生只是胸腹微縮，便使衞紅英落空。

衞紅英此招居然探了個空。

她不由大吃一驚，趕快以一式「紫燕斜飛」，左飄丈許。

猥瑣書生並未還擊。

他似猜透了她的心理，含笑叫道：

「衞姑娘不要害怕，小生說過，我雖長得醜些，却是滿腹關關睢鳩想，一片憐香惜玉……」

衞紅英羞怒交併之下，不等對方說完便叱道：

「憐你個鬼！惜……惜你個屁！」

語音才落，身形又撲。

這次是以內家重掌，呼然出手。

他話剛完，兩股內家罡氣，便告凌空互合。

巨響「砰」，驀地響起！

衞紅英先是心神一震，然後便覺有一股强勁的氣流，撲面撞到。

這位「勾魂魔女」，武學着實不凡。

她本是一面發掌攻敵，一面縱身追撲。

如今竟能在驟遭壓力之下，猛然煞勢提氣，並借勁化勁地，利用猥瑣書生的袖風餘威，退出七八尺。

當前窘狀，雖被解決，但心中仍滿佈錯愕驚疑？

這白衣書生，究竟是甚麼身份？

武功脫俗，言語詼諧，身材挺拔。

舉措間更隱隱流露出一種望若天人的高華韻致。

這等人物，應該是潘安衞玠之流。

爲何竟生得如此姥姥不疼？

猥瑣書生見對方目注自己，滿面驚疑神情。

遂含笑叫道：

「衞姑娘，你不要『有眼不識金鑲玉，錯把茶壺當夜壺』，我除了長得沒那位『玉哪吒』漂亮外，論那點，也勝過他，尤其是妳最需要的……」

話方至此，衞紅英臉色一沈叫道：

「你少臭美得意，再接我這『魔影追魂十三式』吧！」說完，再度揉身進襲，雙掌齊飛。

這一招是她認爲最得意的一種掌法。

每式分爲三招，三十九招詭異掌法，迴環變化，生生不息，眞如鬼影纏身一般。

這猥瑣書生，仍然從容閃動著白色儒衫，在這漫天掌影之中，飄飄而舞，宛若穿花蝴蝶！

任憑衞紅英掌招如何狠毒，動作如何迅速？變化如何詭異？就是撈不著他一絲衣角！

瞬間，這「魔影追魂十三式」業已漸去大半。

衞紅英心中明白，對方即有如此功力。

此招完全施展，仍必無法得勝。

突把腰下所懸的一方紅巾扯去，露出一隻蝴蝶形的皮囊。

白衣書生微笑說道：

「你是蝴蝶寨主，想必這隻蝴蝶囊中，定有不俗之物吧！」

衞紅英嘴角微披哂然說道：

「不過是幾隻俗而又俗的蝴蝶鏢而已。」

邊說邊取出一隻五彩蝴蝶，揚手擲了出去。

不知何物所製？到了空中，雙翅竟會自行展功。

白衣書生武功再高，却也還是第一次見到。

五彩蝴蝶起初來勢甚緩，只是冉冉飛來。

但在即將飛到白衣書生頭頂上空之際。

突然左翅微側，變得迅速絕倫地，一掠而下。

他略一晃身，向右移出兩步。

誰知那蝴蝶似具有靈性一般，也隨著他閃避之勢翩翩追至。

此時白衣書生，大袖一翻。

右掌猛揚，發生凝聚已久的內家罡氣，把那隻翩然追來的蝴蝶，擊得四散裂飛，立告毀去。

衞紅英見狀，她目中厲芒如電地叫道：

「讓你再見識我傲視武林『蝴蝶翩翩魂魄飛』的蓋世無雙獨門手法吧！」

隨即右手探鏢囊，向外連甩。

有七八隻蝴蝶，翩然飛起當空。

剛才一隻是一個方向，但如今七八隻蝴蝶各自不同方向同時飛到，想一併擊落委實不易。

白衣書生功力深厚，手法迅速。

雙掌連揮，身形電旋，排空勁氣。

怒捲如潮之下，竟有六七隻蝴蝶被擊落。

此時他仍被其中一隻打中。

那隻蝴蝶打中在他儒巾之上。

儒巾致打得偏向一旁，並破了一個大洞。

雖然有驚無險，但他儒巾破洞之處，却在鬢邊垂落了一綹長長秀髮。

衞紅英目光注處，驚奇得「咦」一聲叫道：

「你……你……你……你也是個女的？」

白衣書生見自己行藏已露，遂索性取下那頂破損儒巾，並除掉臉上的易容藉物。

轉眼間，站在當場的。

是一位比衞紅英還要美，還要俏，至於清麗高華，更

是衞紅英望塵莫及的絕色少女。

衞紅英見狀之下，失聲問道：

「你……你就是列名於當代武林，十大奇特高手中的『燕雲女俠』冷如霜麼？」

少女點頭笑道：

「不錯，我就是冷如霜，衞姑娘卽已認識冷如霜，就不可再命貴屬，再把那些無辜白衣人，當作替死鬼了！」

衞紅英暗咬銀牙，向冷如霜道：

「妳遠來天台，找我有事？」

冷如霜淡淡說道：

「一來奉勸衞姑娘略爲斂跡，莫要過於放浪爲非，二來更要向衞姑娘查詢一個人的下落！」

「你要查詢的究是誰人？」

冷如霜目光森如冷電地，盯在衞紅英臉上道：

「此人姓黃，名玉通，外號人稱『紫面潘安』，衞姑娘不會不知道吧！」

衞紅英當然知道「紫面潘安」黃玉通，是自己裙下面首之一，遂目注冷如霜道：

「冷姑娘，黃玉通與妳有甚麼關係？」

「他是我的表姪，我聞他迷戀在『蝴蝶寨』內，方受他父母之托，特地趕來，叫他及早慾海回頭。」

冷如霜目光炯炯又道：

「黃玉通究竟在不在你『蝴蝶寨』內？」

衞紅英，無法抵賴，祇好點頭答道：

「在！」

「妳肯不肯把他交給我帶走？」

衞紅英出人意料的道：

「不肯！」

衞紅英獰笑又道：

「我們都是江湖中人，作起事，應該按照江湖規矩，我明日午時在『蝴蝶寨』中侯教，我還有一隻獨門兵刃『五行輪』想領教你那聞名的『青霜劍』。」

「好，明日午時，我和林百川，同上『蝴蝶寨』拜山，然則是否以黃玉通做爲較藝賭注？」

衞紅英從嘴角浮起一絲陰森笑意道：

「只要妳手中『青霜劍』能勝得我『五行輪』，整個『蝴蝶寨』都任憑火化成灰，還談甚麼區區一個黃玉通呢？」

冷如霜點頭笑道：

「好，衞姑娘請吧！明日午時冷如霜準與林百川同到寨中拜會。」

冷如霜目送衞紅英身形消失，始進入室內。

這時冷如霜看到林百川全身赤裸，昏仆榻上。

「醉神香」果眞厲害，能挑起人的情慾，且又能讓人間歇性的昏睡，時醒時昏。此時藥力乃未退。

冷如霜搖頭失笑，爲他穿好了衣服。

取過桌上冷茶，向林百川臉上澆去。

醒醐灌頂之下，把林百川灌得驚醒過來。

從榻上一躍而起，指著冷如霜厲聲罵道：

「妳這不知羞恥的淫娃蕩……」

罵聲至此，林百川的一張冠玉俊臉。

頓時脹紅如血。

因爲他發現面前這位美女並不是先前那個淫女。

林百川正滿面通紅，愧然生疚之際，冷如霜已向他興師問罪地，含笑叫道：

「林師兄，我救了你，你怎的還罵我？」

林百川臉更紅了。

「姑娘怎稱謂？你怎叫我師兄？」

「林師兄是不是『嵩山『少室山人』』的弟子嗎？」小妹冷如霜，家師『長白神尼』與『少室山人』是武林道義之交，我叫你『林師兄』大概不會有錯吧？」

林百川驚喜萬分說道：

「原來冷師妹就是名滿武林的『燕雲女俠』！」

接著冷如霜將她扮裝來天台的經過說了一遍，林百川才恍然大悟地點頭笑道：

「冷師妹就是把絕代客光，化爲猥瑣的另一位白衣書生！」

冷如霜點頭笑道：

「剛才那位就是『勾魂魔女』衞紅英，被我氣得跑了，但却和我及林師兄，定下明午之約！」

說完，遂把適才所經，向他細述一遍。

此時林百川告知冷如霜他此行目的爲的是爲師弟報仇。

林百川問明冷如霜來意，略一尋思道：

「冷師妹，妳那表姪黃玉通，失陷『蝴蝶寨』中，已有多久？」

冷如霜道：

「不是失陷，是他自己把持不定爲『勾魂魔女』姿色所迷，聽說已有兩個多月了。」

「黃玉通卽然自己迷戀，衞紅英又是放蕩的慾海女魔，兩個多月下來，如此……」

冷如霜接口嘆道：

「我也知道此人恐難以救藥，但小妹此行，原本不是尋爲援救黃玉通的。」

林百川向冷如霜看了一眼道：

「然則冷師妹還有甚麼任務？」

冷如霜秀眉微挑，含笑道：

「我打算把這爲害江南的淫邪盜藪『蝴蝶寨』來個澈底摧毀！」

林百川站起身形，向冷如霜一抱雙拳道：

「冷師妹菩薩心腸，愚兄欽佩無似！」

冷如霜微笑道：

「師兄記不記得在山脚酒肆中，與我同桌共飲的那位老人家？」

林百川略一回想，軒眉答道：

「記得，只不知他是那位前輩高人？」

冷如霜微笑答道：

「他是當世武林中『風塵三絕』之一『九環俠丐』葛天明。」

接著冷如霜又道：

「這位『九環俠丐』生平嫉惡如仇，這次他也本有殲除『蝴蝶寨』，爲江南生民造福之心，不過與我志同道合，恰巧遇上而已，此次他定也會上寨。」

兩人一番深談，情感融洽。

冷如霜見長夜將過，遂含笑說道：

「林師兄，明午我們還要去『蝴蝶寨』，如今且各自養息，養足精神，才好應付一切。」

林百川目注斗室。

雙眉微蹙地，沉吟道：「這……」

冷如霜猜出他沈吟之意。

秋波微住，笑吟吟地說道：

「林師兄，我們又非世俗兒女，彼此光風霽月，避甚嫌疑？我在榻上，你就在這椅上，靜坐調元，略作準備便了。」

林百川見冷如霜這等個儻大方，遂也不再拘泥，點頭笑諾。

兩人閉目養神盤坐了下來。

話說衞紅英回到「蝴蝶寨」後，直入「蝴蝶堂」對堂外手下道：

「快去把黃玉通找來，我在密室有事找他。」

說畢遂自向密室中走去。

衞紅英自躺在榻上，似在回味與林百川共夢巫山之事，眉間春情蕩漾。

好事被冷如霜所壞，此時慾火似仍未消。

室外有人扣門。

衞紅英對門外說：「進來」

是一名身瘦如柴的中年漢子。

推門入室，但一看衞紅英那副全身赤裸的雪白肌膚，春色無邊的模樣，不禁低頭不語。

此人卽「紫面潘安」黃玉通。

短短兩個月的時間，已變得不成人形。

黃玉通的縱慾，又加上衞紅英的淫蕩，鐵打的身子也會被熔化！何況血肉之軀。

黃玉通此時也許是體弱，面對著赤裸的衞紅英委實不太興趣，且覺得有些厭倦了。

但仍經不起衞紅英嬌媚淫蕩的挑逗。

片刻間兩人赤裸的身軀又緊緊的抱在一起。

此時衞紅英伸手向榻前小木盆內取了三顆紅色藥丸，塞進了黃玉通的嘴內。

不多時他的陽物在她腿上亂碰了起來。

衞紅英笑道：

「你怎麼胡鬧，弄得人家癢死了！」

黃玉通此時滿面紅光，已不像剛才那樣面無血色。兩眼色迷迷的盯著那雪白的雙乳。

衞紅英知道，他慾火上升了。

她把腿一伸叉開了些。

伸手就握著他的陽具，放在陰戶口上。

黃玉通輕頂了幾下，感到穴內有些粘粘之感。

他知道今晚她定在外面又沒得到滿足。

在意猶未盡，慾火未消之下找上了他。

黃玉通心中暗自怔道：

「這回我命可不保了！」

因爲衞紅英每當在這種情形下是最爲淫蕩的，黃玉通已吃過了不少次苦頭。

藥物的發作，使黃玉通無法抑制自己。

黃玉通感到整根陽物，都是緊緊的，熱熱的。

他開始輕頂了幾下。

頂得衞紅英把嘴一張一張的。

在她衆面首之中就算黃玉通最能使他滿足。

因爲黃玉通的陽具是超乎常人的又粗又長。

所以每當她慾火難收時，這責任就要落在黃玉通的那根大陽具上了。

黃玉通一連的頂了幾下。

衞紅英似乎有些舒服了。

她很自然的把屁股搖擺了幾下。

這一搖，覺得十分美，也十分舒服。

他把陽物抽揷得深入些。

她也搖擺得越厲害了。

黃玉通往裡一頂，她就把陰戶往上一迎。

這樣一揷，揷得很深。

整個陰戶被揷得滿滿的。

花心被頂得緊緊的。

同時也冒出一股淫水出來。

當黃玉通的陽物往外一拔時，衞紅英就會把她的陰戶一夾，然後一鬆的張合著。

這「勾魂魔女」床上功夫也是一流的，難怪黃玉通那麼迷戀甘爲面首。

衞紅英此時叫道：

「頂狠一點嘛，輕了會癢死呀！」

黃玉通聽她這樣淫叫，知道她要狠揷了。

吸了一口氣，挺起屁股，用力往下壓。

陽物頂得很深，也頂得很重。

拔出來，也拔了很長，一直拔到陰戶上，然後再狠狠

的頂了進去。

「噗滋……噗滋……」連響不停。

衞紅英雙手把黃玉通抱得緊緊的說道：

「我好喜歡聽這種聲音，再弄的響一點！」

黃玉通旋卽使出了全身功夫。

猛然吸了一口氣，由丹田運氣直往陽具，頓時覺得大陽具又增大了。

把衞紅英那肥厚的陰戶塞得滿滿漲漲的。

整個穴洞就像要裂開了似的，緊緊的包夾著黃玉通那粗大的陽具。

衞紅英似有所覺，雙目微合。

嘴角上露出一絲媚笑。

此刻她正等著那消魂蝕骨的快感來臨。

黃玉通身子一挺大陽具在陰戶中，狠狠抽插著。

越抽越快。

越插越深。

接連不斷的一次又一次的頂撞花心。

頂得衞紅英，微含上唇，雙眉微瑣，兩手用力緊抓黃玉通的背部。

那極富彈性的肥臀此時也左右的擺動了起來。

衞紅英此時，好像在騰雲駕霧一樣。

花心上又是一陣酥酥癢癢的。

因爲太舒服了，衞紅英說不出話來。

只有急促的喘息聲，及偶兒呻吟的淫媚聲。

嘴巴一張一合的，忽然間，她摟緊了黃玉通。

黃玉通知道她已到了重要關頭。

抽插得更有勁，插得也更深了。

衞紅英秀髮四散，不斷的擺頭扭臀。

銀牙輕咬，陰戶也迎合著挺了上來。

全身一陣顫抖，那兩個雪白的大乳房也隨之左右抖了幾下。

衞紅英達到了高潮，淫水熱燙燙的一股股的湧了出來，她覺得無比的舒暢。

黃玉通見狀，知她高潮已過，遂慢了下來，輕輕的，抽送著，也好趁此略作休息。

此時衞紅英似未能滿足，輕輕的說道：

「再頂嘛！用力頂吧！」

黃玉通不得怠慢的又開始的抽插了起來。

這次抽插黃玉通每次都用了很大的力氣。

並且每一次都頂到花心，下到底。

像是要插破它，刺穿它似的。

瘋狂似的併了全身幹勁，一抽一送的。

拔出的時候，也拔的很長。

衞紅英的陰戶，被弄得嫩肉一翻一翻的。

騷水一陣陣向外流著，陰戶聲響更大了。

沒多久，又是嬌喘的呻吟聲。

黃玉通又不停的快速的抽送著。

只見她那雪白細嫩的身軀緊緊的貼了上來。

衞紅英又再一次的達到高潮。

她把陰戶用力一夾，感到大肉棒硬得發狠。

一陣酸，又一陣酥麻。

身子連連的顫抖起來。

「哎唷……我要昏死了……你……你今天怎麼……如此厲害……哦……我太舒服了……我……哦……快要……洩了……」

衞紅英浪叫一畢。

突然間，全身都酥麻一下。

淫水向外一洩，陰戶直響個不停。

黃玉通見她這樣淫叫聲連連，陽物被那熱熱的淫水一浸頓覺舒暢無比。

此時他也緊緊抱著衞紅英猛插了幾下，然後緊緊的抵住花心。

雙眼發直，兩腿一伸，一陣舒暢無比的感覺，傳佈全身。

接著顫抖了幾下，終於他也洩了。

陽具一抖一抖的，那一股股熱燙的陽精直射花心，好多好多。

射得衞紅英舒暢無比。

在她臉上也露出了快慰的淫笑。

「你今天反常了，陽具又粗又長，而且幹勁十足，所洩陽精卽多又熱，眞太令我高興。」

語畢「格，格，格」的笑了起來。

黃玉通此時委實覺得累了，就躺了下來。

衞紅英這淫蕩騷貨，從沒嘗過今夜這種滋味。

此時慾火又升，在心中熊熊燒起。

忍不住推了推平躺在榻上的黃玉通道：

「才射了一次就要死不活的啦！再來呀！」

黃玉通動也不動的，只是雙眼微睜的看了她。

衞紅英此時又伸手向榻前小盒又取了幾顆紅色藥丸往黃玉通口中塞了進去。

這淫貨眞是百貪不厭，騷蕩至極，連推帶拉的。

黃玉通此時緩緩起身，陽物受藥丸的作用又硬硬的挺了起來。

接著又是一陣狂風暴雨似的猛幹了起來。

蕩笑聲連連不斷……

偶而也傳來黃玉通幾聲，似痛苦又似興奮的呻吟之聲。

今夜在這「蝴蝶寨」中眞是春色無邊，慾海無岸，一次又一次的高潮，樂得衞紅英春心蕩漾。

每當她有過一次高潮時，她似乎就又精神百倍的越幹越起勁，越幹越有精神。

黃玉通今夜可慘了，他怎應付得了衞紅英這種，越淫越騷的要求呢？

每當他射一次陽精，精神，體力就消耗了一次，而衞紅英只顧自己的淫慾，在黃玉通射完陽精之後，總是以那紅色藥丸給他服下，以此藥丸來維持他的體力，一次又一次的。

兩人就這樣的一直幹了一夜。

此時已時天明時分，密室的天窗已射入了一絲柔和的曙光。

黃玉通在一陣猛抽急送之後，抖了幾下，又牛喘似的仆伏在衞紅英香汗淋漓的身軀上。

一動也不動的，臉色蒼白如紙。

黃玉通此時又洩了，疲備的不能動彈。

衞紅英則紅光滿面，精神百倍一點倦意都沒有此時得

意又滿足的咧嘴浪笑道：

「黃玉通，『紫面潘安』看你身瘦如柴，今夜可眞有你一套，弄得我好不舒暢……」

黃玉通此時連動都沒動一下，臉色仍然那麼難看呼吸慢慢的緩了下來。

衞紅英身子一斜一挺，將黃玉通甩了下來。

穿好了衣服遂自密室走了出來，顯得那麼有精神，眞令人不敢相信這就是幹了一整夜沒睡的衞紅英「勾魂魔女」。

眞是一個淫蕩至極的魔女。

在衞紅英走出密室時，黃玉通已是奄奄一息的平躺在密室的木榻上。

話說林百川和冷如霜兩人閉目盤坐，各自調息一番後，就靜坐的沈睡了過去。

此時是天曉時分。

林百川功行早畢片刻。

他雙目睜處，望著那位盤坐榻上神儀內瑩，寶相外宣，風，風華高到極致，美到極致的「燕雲女俠」冷如霜，不禁感念茁生，頓興遐想。

他覺得冷如霜不單武功精湛，機智高絕。

對於自己也略略流露出青眼相垂之意……

念方至此，冷如霜妙目也睜。

翦水雙瞳中的炯炯神光，恰與林百川互相一對。

林百川恐她嗔怪自己偷窺秀色。

耳根方覺一熱。

冷如霜已毫不在意的，向他含笑道：

「林師兄，你的功行，早已做完了麼？足見師兄修爲高深，比我……」

林百川不冷如霜話完趕緊接口笑道：

「我也剛剛功行才畢，師妹火侯精深，神遊六合，自然醒來比我稍遲。」

冷如霜揚眉叫道：

「時辰不早了，等我換件衣服，我們便走。」

林百川目注冷如霜道：

「師妹還要換衣？」

冷如霜微頷臻首，向林百川投過一瞥秋波。

緩緩說道：

「我現身份已露，故而要以女裝赴約。」

林百川聽得冷如霜要改易女裝。

自然極爲識越地，站起身形，避出室外。

林百川對師妹愛慕已極，不等她招呼，就在室外門縫處一眼窺了進來。

看得他眼睛睜得大大的，停止了呼吸。

全身雪白，婀娜多姿的胴體，顯得那麼均稱。

她那更衣的動作是那麼的柔和優美。

雙峯微抖，臀部雪白得發亮。

那雙修長的大腿圓滑而均勻。

一屈一彎之間，讓人看了不免有想入非非之念。

林百川正看得出神之際。

突然室內傳來一聲

「好了，可以進來了」

林百川頓時收回非非之想，一看冷如霜以整裝好了，

遂再進入室內。

冷如霜換了一套玄色緊身的女孩兒家裝束。腳前仍然挺挺的突突的。

林百川見她這一恢復女裝，越發風華高絕。美得令人目眩神搖，不敢逼視。

冷如霜一面與林百川雙雙趕往「蝴蝶寨」。一面向他嬌笑叫道：

「師兄，你說我是女裝……」

「女裝」二字才出，林百川便接口道：

「都好，都美，冷師妹女裝是瑤殿仙姬，男裝是靈和張緒。」

冷如霜聽了「靈和張緒」不禁失聲一笑。

林百川愕然問道：

「冷師妹，你笑些什麼？」

冷如霜妙目微翻，微笑說道：

「林師兄，我笑的是你……你言不由衷。」

林百川一言有失，俊臉一紅，羞得成了桃紅色澤，一時無法作答，便轉了話題，聊了開來。

一路上兩人說說笑笑的趕路，兩人似乎情感不錯。兩人一路笑語，足下如飛。

不知不覺，業已到了一座山谷的谷口。

這山谷的谷口，宛如蝴蝶。

「蝴蝶寨」就是設在這谷內。

在谷口山道中一左一右設有兩道沙堤。

沙堤之上，並每隔兩尺五寸，便插一柄鋼刀。刀尖朝上，看上去森森懾懾，好不鋒利。

林百川懂得這花樣在提前止步笑道：

「冷師妹，衞紅英似在稱量我們是否能通過。」

冷如霜笑道：

「對方當然是旨在稱量，林師兄知不知道要想通過這種『插刀沙堤』，必須合於兩項原則？」

林百川微笑說道：

「第一『行力必須折双』，第二『踏刀不能入沙』。對麼？」

冷如霜暗佩林百川見識豐富，嬌笑道：

「林師兄，你走右邊，我走左邊，闖入這『蝴蝶谷』吧！」

話落，纖腰一閃，便飄身而起。

落向左面沙堤，第一柄鋼刀之上。

單足點住刀尖，但絕未把鋼刀踏陷沙中。

她所行之處，也就是每踏上一柄利双，那利双刀尖立捲，但絕不向沙中沈落。」

林百川完全以冷如霜馬首是瞻，照樣從容地，踏沙無痕，踏刀折双。

當他們把鋼刀完全踏毀，「轟」的一聲。

有數十名勁裝大漢，電閃而出。

每人手持長劍，劍尖互搭的分立兩旁。

冷如霜嘴角微披，側顧林百川道：

「師兄，我們又要闖劍陣了。」

林百川劍眉剔處，緩步從容地走了前去。

冷如霜見狀笑道：

「林師兄別爭，乾脆我們來個挽手同行。」

能與冷如霜挽手同行林百川當然樂意。

冷如霜身形晃處，已與林百川併肩同闖劍陣。

並把一隻柔　素手，伸向林百川的手掌之內。

林百山觸手溫香，有點神迷意醉。

一顆心，也不由自主地卜卜亂跳。

他握著那隻軟綿綿，光滑滑，香馥馥的手，想摸又不敢摸，想放又捨不得放。

兩人緩步同行，根本未把頭上數十柄利劍，看在眼內。

瞬間，「劍陣」又已走完。

劍陣才一過，在「蝴蝶谷」中，閃出十餘人來！

當先一人，正是「勾魂魔女」衞紅英。

她此時一身上下，全是粉紅色的艷治打扮。

身後兩名青袍老者。

兩名老者身後，是八九名身穿黑色骷髏衣的精壯大漢。

衞紅英搶步當先，迎了上來。

一抱雙拳，嬌笑說道：

「中州大俠，和燕雲大俠，雙雙寵降，衞紅英迎接來遲，尚請兩位大俠，莫加怪罪。」

說著，她目光微一轉動。

臉上現出了相當冶蕩的神秘笑容。

原來林百川此時仍把冷如霜的那隻纖纖玉掌，挽在手內，似乎有一種過份親密的神態。

冷如霜是個玲瓏剔透之人。

一見衞紅英現出神秘笑容，便知其意。

遂把被林百川緊緊握住的那隻手，縮了一縮。

林百川這才發覺自己的失態，不禁後臉通紅，趕緊把

冷如霜的手兒放開。

冷如霜毫不在乎，仍然大大方方地。目注衞紅英，揚眉叫道：

「衞塞主，冷如霜和林師兄……」

話猶未了，衞紅英「咦」了一聲。

「吃吃」媚笑地，接口道：

「這是妙事，冷女俠與林大俠，昨日在山脚酒肆中，尚且陌不相識，怎僅一宵之隔，便變成這樣熟絡師兄妹了？」

林百川一面耳根發熱。

一面朗聲答道：

「我們師門之中，淵源極厚……」

冷如霜含笑搖手向林百川緩緩說道：

「師兄，你不必答覆她這種問題，這是我們私人的交誼，她管不着的。」

語音一頓，轉過臉，盯在衞紅英臉上，軒眉叫道：「衞塞主，今午之會打算在谷外迎賓，抑或谷外。」

衞紅英，嬌笑答道：

「丙位佳客光降，那有不盡地主之誼？兩位請進寨內待酒，冷大俠不是還要見令親黃玉通麼？」

冷如霜聞言，向林百川笑道：

「林師兄，我們進谷地，一來看看我那不成材的表姪黃玉通；二來也看看這『蝴蝶寨』中是怎樣的一個淫穴蕩窩。」

衞紅英側身肅客，並含笑道：

「少時願以一隻『五行輪』，領教冷姑娘的『青霜古

劍』，那就是了。

冷如霜從容緩步之下，微笑道：

「衞寨主何必定要和我見眞章？難道妳就不知道『瓦罐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前亡』，和『慾海無邊，回頭是岸』這幾句話麼？」

冷如霜密實想不動干戈地加以勸化，使她幡然覺悟，改邪歸正的。

衞紅英笑道：

「還有兩句俗語，冷女俠可知道不？」

冷如霜注視著她道：

「甚麼俗語？」

衞紅英柳眉雙桃，朗聲說道：

「一種是『江山好改，本性難移』，另一是『不到黃河不死心，不見棺材不流淚』！」

聽了這般話，冷如霜知道她積惡難改。決不是自己三言兩語所能勸得醒悟。

衞紅英揖客登堦，進入廳中落座。

衞紅英笑道：

「時值正午，兩位大俠請入座，我一面奉陪二位飲酒，一面命人去接『紫面潘安』黃玉通前來，與冷姑娘見見好了。」

原來廳中已陣設備好一席盛筵。

兩人遂入席坐定。

衞紅英扭頭向一名精壯漢子，沉聲道：

「吳夏，你帶兩個人去『安樂窩』中，把那位目紫面潘安』黃玉通抬來！」

林百川聽出這「抬來」二字，含意不妙，遂向冷如霜看了一眼。

冷如霜因黃玉通自甘墮落，久處賊巢，早知情勢凶險，故而仍頗沉著。

不一會兒。

那喝吳夏的山寨頭目，業已率領兩個手下，昇來了一具軟床。

軟床上躺著一人，但臉被一幅薄被蓋住。

軟床放在席前，冷如霜道：

「衞寨主，這床上躺的，便是我那沒出息，自甘下流的表姪黃玉通麼？」

衞紅英聽出冷如霜語含譏刺，却不以爲意。

點頭陰笑道：

「我保證是他，只怕冷女俠認不出來了！」

「了」字才出。

冷如霜雙眉忽挑，右手伸處，凝勁虛空一抓！

這是內家上乘的「大接引神功」床上那幅薄被，遂自應抓飛起，接著縮手揮袖。

罡風微拂，薄被飛落一旁。

軟床上躺著一具身瘦如柴的屍體。

顯然「紫面潘安」黃玉通業已在衞紅英的「蝴蝶裙」下，爲色殞身，作了風流怨鬼！

林百川見狀勃然大怒，右足一抬。

席上所有杯盤酒菜，都向衞紅英飛去。

衞紅英似有預防似的，及時飄身離席。

冷如霜臉色一沉道：

「衞寨主，你的『五行輪』呢？」

衞紅英聞言，點點答道：

「好，兩位請，我們到廳外大院中，互相切磋切磋！」

林百川先飄身出廳。

冷如霜又向軟床上的那具屍體看了一眼，也隨後走了出來。

是片廣場。

一名精壯大漢，捧著「五行輪」侍立場中。

衞紅英伸手接過「五行輪」向冷如霜揚眉道：

「今日我們放手一搏，只要你能勝得了我這隻『五行輪』，衞紅英願爲『紫面潘安』償命！但我萬一僥倖，冷大俠却……」

冷如霜見她吞吞吐吐，皺眉問道：

「衞寨主欲待如何，但說無防。」

衞紅英媚笑答道：

「我就是想痛快痛快，若是我勝了，你却得把你那位『玉哪吒』林師兄，留下給我，代替『紫面潘安』，伴我同度歡愉歲月。」

林百川怒叱一聲：

「妖婦無恥」便向衞紅英撲了去！

冷如霜伸手攔住林百川，含笑道：

「林師兄不要動怒，這場『青霜劍鬥五行輪』之戰，是我早訂之約，你不能插手，我拼了命也不會把你給留下的。」

衞紅英冷然說道：

「好，冷女俠請亮劍吧！」

說完右手橫持「五行輪」，護住當胸，站樁卓立，凝神待致。

冷如霜伸手肩頭。

精虹電閃之下，業已把那柄「青霜劍」掣在手內一個手持「五行輪」。

一個掣出「青霜劍」

一場精彩拼鬥，立卽就要展開。

十招、三十招、五十招，「勾魂魔女」與「燕雲女俠」之間，仍然分不出强弱高下。

而此時五名身穿骷髏衣的大漢，每人手持一柄喪門劍，分佔五行方位，也把林百川圍在當中。

於是另一場兇狠博鬥，也自展開。

常言道：「雙拳難致四手，好漢還怕人多！」

林百川在短時間內，並沒占到上風。

就在此時衞紅英，竟一擺「五行輪」，欲將冷如霜分心刺來的「青霜劍」身鎖住！

冷如霜心中冷笑，手下自然略慢。

把眞力內勁，完全貫注在持劍右臂上。

衞紅英見對方撤劍不及，劍身竟被「五行輪」鎖住，自然欣喜異常，把「五行輪」一旋一轉。

冷如霜此時便猛發內力，抖臂震劍。

就在這一抖一震間，那隻「五行輪」的輪頭，竟被完完全全的震斷。

輪頭一斷，寒芒四飛。

但四飛寒芒之中，却混雜著一綫細細全影！

這綫金影，比人指還細，長才七寸，頭呈三角形的小

金蛇。

金蛇從「五行輪」輪柄之中飛出，向冷如霜的咽　射去！

冷如霜，以爲勝券在握，果然有點疏神！待她發現時，拒咽喉僅約寸許！猛一偏頭，避開咽喉要害，且叮在左肩上。

衞紅英獰笑道：

「這條金蛇，奇毒無比，一被咬中活不了六個時辰，連我自己也沒有解毒妙方。」

林百川冷眼瞥見，不禁驚魂欲絕。

一式「乾坤九劍」，加上十二成功力，劍光宛如長虹，橫空猛掣立下，五顆人頭一齊　落在地。

林百川撲到冷如霜身前，雙掌同揚，覷準衞紅英，以十二成勁力擊出。

來勢太强，衞紅英只得縱退丈許。

林百川乘此機會，趁著冷如霜的纖手，向寨外飛馳而去。

翻過一座山峯，冷如霜突然叫道：

「林師兄我……我不能……」

林百川大吃一驚，不由失聲問道：

「冷師妹，你……你怎麼了？」

「我想休息一下。」

兩人遂坐了下來略作休息。

只片刻間，來路方向業已出現衞紅英一行三人追踪而至，來到了林百川面前。

衞紅英格格一笑道：

「林大俠，我極願和你儘情一搏，但不是在此，是在翡翠衾中，鴛鴦枕上，來個與雲佈雨，盤馬彎弓。」語畢又是格格一笑。

林百川俊臉一紅，厲聲喝道：

「無恥妖婦，還不受死！」

右掌已揚，向衞紅英當胸拍出。

衞紅英避過來勢，向旁兩位青袍老者道：

「你們聯手上吧！」語畢又面對冷如霜道：

「如今你們被我追上，我可獲得最佳彌補了。」

冷如霜似乎莫名其妙地訝然問道：

「甚麼是最佳彌補？」

衞紅英騷媚入骨地，吃吃笑道：

「衞紅英生具異稟，必須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不能枕畔無人！我以『玉哪吒』來替『紫面潘安』的床第遺缺，已足補償金蛇之失。」

冷如霜蒼白的玉　也飛起了兩朵紅雲。

啐了一聲：「下流……」

衞紅英一陣陰森獰笑叱道：

「早點送你入『枉死城』，我好快取得『青霜劍』，攜得『玉哪吒』回我蝴蝶寨中，覆雨翻雲地，尋快活吧！」

她語音方了，右手已伸，食中二指駢處，向冷如霜心窩部位，凌空一點！

誰知指風到處，石上倩形竟空。

衞紅英大吃一驚失聲叫道：

「冷如霜，難道你竟未中毒？」

「不錯！事先我在衣中加了一層牛皮盾，金蛇世沒有

咬著我。」接著道：

「我只是想引你離開『蝴蝶寨』，好讓『九環俠丐』葛明老人家來個火燒『蝴蝶寨』。」

話畢，遠處傳來一陣爆聲，「蝴蝶寨」方面的火光，也自冲天而起。

衞紅英知曉大勢已去，厲聲叫道：

「冷如霜，你敢燒我『蝴蝶寨』我要你拿命來」。

常言道得好：「一人拼命，乃夫莫致。」

如今武功深湛，機智絕世的冷如霜被衞紅英的拼命打法，弄得一籌莫展，但她也決不肯採取拔劍解圍之策。

突然間「波！波！波！波！」四聲爆音響起，當空立爲一片濃黑　影所罩！

冷如霜知道不妙，趕緊然身，並滾翻到一塊巨石後邊。

跟著是一片碎石所化的紛飛火星！

片刻後，居然靜寂若死，眼前空無一人，連林百川也不見了。

「蝴蝶寨」天邊火光越來越大。

冷如霜帶著滿臉惶惑、關切，而悲急的神色，呆立在那兒，腦海中充滿了林百川的影子。

火光仍在閃耀，鮮血仍自淋漓……

這不是「天台山」的「蝴蝶寨」。

是在「括蒼山」中的一處幽壑之下。

外有張石桌，桌前有根石樁，綁得有人。

「閃耀火光」是插在石桌四週的松油火把。

「淋漓鮮血」是流自被綁那人的胸腹之間！

坐在石桌間是兩女一男。

兩女是「蝴蝶寨」主衞紅英和其師姐殷虹。

那男的竟是「中州大俠」林百川。

衞紅英此時開口道：

「想不到你這位『中州大俠』，却也作了我殷師姐的手下俘擄！」

林百川揚眉說道：

「有本事與我公平一搏，不應展下流暗器。」

殷虹媚眼一飄道：

「要搏麼？上床來吧！我和師妹，雙馬連環，包管殺得你丟盔卸甲。」

林百川俊臉一紅叱道：「無恥，下流。」

殷虹毫不動氣地，笑道：

「下流就下流，少時在『紅羅帳』內，包管你會與我們姐妹，同流合汚。」

衞紅英格格笑道：

「你越是奇男子，越是大丈夫，便越會臣服在我姊妹的胯下。」

指著所綁的小乞丐向林百川道：

「他就是「九環俠丐』葛天明的衣鉢傳人，那老賊毀了我『蝴蝶寨』，我能　了他麼？」

殷虹騷蕩無比地，向林百川送過一瞥秋波，呢聲笑道：「林兄你看我『鍊子針』準頭如何？我要打這小叫化的左眼，並利用針上的倒刺，帶一隻眼珠出來給你下酒！」

話完，玉腕一揚，銀光一閃。

林百川健腕一翻，已把飛出的那綫銀光抓住。

他那忍心坐視「九環俠丐」的衣鉢傳人受此鉤目毒刑。

林百川霍然起身，微抱雙拳說道：

「在下敬謹求情，請殷姑娘高抬貴手！」

「可以，但你得敬我一杯酒，來表示你的誠意。」

「好！我先乾爲敬」語畢，果眞傾杯入喉。

「林兄，你堂堂男子豈可失禮，怎麼敬我一人？」

「好，我敬衞姑娘一杯。」

接著他們又互敬了數杯。

殷虹此時向侍立一邊的手下沉聲道：

「把那小叫化的解下來帶走，押在『脂粉劍獄』中，不許有絲毫虐待！」

林百川勃然大怒道：

「你們竟敢食言……」

殷虹搖手道：

「林兄莫怒，我決不食言，只是暫時把他押起來，委屈一下，略加利用而已。」

林百川怒滿心頭，又無可奈何，只有乾生悶氣，又獨自喝了三杯美酒。

「勾魂魔女」衞紅英與「脂粉幽靈」殷虹，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雙雙目注林百川，「吃吃」媚笑。

「你……你們笑什麼？」林百川問道：

衞紅英媚眼一飄，暱聲答道：

「我們笑的是百煉鋼將化繞指柔。

殷虹則銀牙微咬下唇。

玉　上春意盎然地，「格格」蕩笑道：

「我們笑的是魯男兒立變風流鬼。」

林百川叱道：

「胡說，我林百川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登肯與你們這等蕩婦淫娃……」

衞紅英接口道：

「林兄，上次你忘了麼？你不是也青龍活虎般的對我猛幹了起來？」

此時林百川，陡覺不妙。

他只覺丹田之間，突然熱如焚。

春意狂騰，似乎無法自制。

衞紅英見林百川一雙清澈俊目，於剎那間，已變得血紅如火。

遂向殷虹，嬌笑道：

「師姊，你這苗疆妙藥眞靈，鐵鑄心肝的武二郎，居然變成善解風流的西門慶了。」

殷虹妙目流波，春意慵慵地。

向林百川膩聲叫道：

「林兄，你說得不錯，我和衞紅英師妹，確屬淫娃蕩婦，但不是別人的淫娃蕩婦，是專屬於你的，如此風光莫辜負，良宵一刻值千金，我們的西門大官人，你就把我當做潘金蓮，把師妹當作李瓶兒吧。」

林百川明白定是酒中有了蹊蹺。

如今烈性媚藥，已在體內發作。

兩個妖　蕩婦，更在淫言浪語。

大賣風情，却……却叫自己如何支持得住？

思忖之間，丹田間慾火更騰，元陽大動。

林百川萬般無奈，暗暗咬破舌尖。

一陣奇痛之下，暫時略制慾火。

殷虹沒看到林百川的動作。

「咦」了一聲。

向衞紅英詫聲叫道：

「英妹，這位『玉哪吒』的定力眞强，我那『靈蛇交散』，一經使用之下，從未有人能抗拒到這麼久的……」

但話猶未畢，她那水蛇般的嬌軀。

已被林百川雙伸猿臂，一把摟住。

衞紅英見狀笑道：

「虹姊，我們回洞去吧！」

林百川接口叫道：

「不……不要回洞，我……我要立刻……我……要幕天席地！」

他邊自發話，邊自迫不及待伸手猛力一扯。

便把殷紅身上所著的黑衣扯破。

露出了雪白肌膚，和粉紅兒肚。

盛百川雖然自咬舌尖。

但仍抑制不了慾火焚身。

當他這一開口，衞紅英才看見他口中鮮血殷然，忙向殷虹叫道：

「虹姊，你看，他……他滿口是血，這……」

殷虹笑道：

「大概是他不知厲害，連飲了數杯化有『靈蛇交泰散』的藥酒，以致心內火燒，童把牙關咬破吧！」

說至此處，向又在扯他中衣的林百川白了一眼，佯嗔說道：

「我的西門大官人，你不要急。」

說著自己脫了衣服，接著又道：

「此處雖無葡萄，且有騰蘿，我們且三位一體，席地聯歡，來個『大鬧騰蘿架』也好。」

話完，又續自解中衣，春色漸露。

殷虹雖年歲較長，但身材面貌，却也生得相當俊美俏麗。

林百川滿頭青筋墳起。

雙目赤紅地，指著衞紅英道：

「你……你不是我的李瓶兒麼？你……你怎不也一齊脫掉，席地聯歡呢？」

衞紅英，與殷虹全是人盡可夫的慾海妖姬。

那裏還知甚麼廉恥，席地聯歡，就席地聯歡。

果然雙雙盡解羅襦，脫了個妙相畢呈，一絲不掛的袒林雪白胴體。

林百川體內烈性春藥，業已發作。

目睹這細腰，豐乳。

雪彎粉股的兩個赤裸嬌娃。

頓時百脈皆沸，血管慾爆，那能克制。

此時衞紅英與殷虹，業已向他走來。

身材好的女人，盛裝之下。

走起路來，尚且極具媚態。

何況這等乳顫臀搖，春色畢露？

林百川看得心跳加速。

索性不等她們到達面前，乾脆迎了上前去。

一手摟住一個，走向峭壁之下。

殷虹媚笑說道：

「我的西門大官人，你迫不及待了麼？你還沒有脫衣服呢？」

林百川見她如此一說便也邊脫衣服。

邊用手將殷虹推倒在地。

「哎喲！」一聲自殷虹口中叫出。

原來壁下亂草如針。

殷虹一身功力，相當高明，若凝功對應之際，慢說亂草如針，便當眞臥在一張針床釘板之上，也無所懼，但如今情況不同。

如今精神體力完全放鬆。

準備欲死欲仙的情況下，怎不被刺得嬌呼叫道：

「這樣不行，我要取點衣服來舖上，不至減少了情趣才行。」

說畢很快的飛奔過去取了衣物過來。

林百川此時也忙對衞紅英說道：

「我一人應付你們兩個，恐怕不行，你……你還給我酒喝吧！」

林百川知道自己身受暗器所制，功力不能發揮，今又中此淫娃之計，慾火焚身，逃是逃不了的。

然要應付這兩個妖婦談何容易，不如再喝他幾杯也許較能勝伍完成此艱辛的工作。

衞紅英想不到林百川在藥物迷神之下。

百煉鋼眞可化作繞指柔。

武二朗果變成了西門慶。

她聽到林百川又要酒萬

不禁心中一陣蕩漾，銀牙微咬下唇。

向林百川投以一瞥，會心媚笑，便姍姍走去取酒。

當衞紅英取酒回到原地時。

她看到了師姊與林百川已雙雙緊抱在那舖有衣物的草地上。

一陣的狂抽猛插的幹了起來。

殷紅不斷的扭腰擺臀，浪叫不停。

看得衞紅英口水直流。

殷虹媚笑著道：

「師妹，你楞甚麼楞，快來呀！」

衞紅英一聽到殷虹如此一叫連忙的在林百川的後面蹲跪了下來。

他看到每當林百川一抽一插之際。

那卵蛋就會一盪一盪的，看得心中癢癢的。

不知不覺的伸出玉手向那卵蛋撫摸過去。

軟軟的滑滑的玉手所觸舒暢無比。

突然間林百川一陣急促的抽插。

殷虹把豐滿均稱的雪白大腿也一張一合的配合著。

此時衞紅英看得最爲清楚。

當林百川將那大陽具拔出時，殷虹的肥厚陰唇便會向外外翻了一翻，淫水也會沿著陽具湧了出來。

當大陽具插入穴中時，殷虹的穴洞被塞得滿滿的像是再稍一用力就會被插裂了似的。

看得衞紅英兩眼發直。

沒多久淫水已浸濕了一大片。

兩顆光滑的卵蛋也被浸得像塗上一層油似的閃閃發亮。

此時衞紅英又聽到師姐淫笑叫好聲連連。

眼睛所看的耳朵所聽的盡是無比的刺激。

慾火難耐的抱著林百川的臀部，

將自己那長滿了陰毛的下體往前貼了去。

扭動自己的腰對準了林百川的臀部磨了起來。

那又的又長的陰毛却被磨的刷！刷！刷不斷做響。

三人一體，動作配合得恰到好處。

林百川雙面受到夾攻，快慰無比。

猛然的他加速的抽插了起來，用他的大陽具緊緊的頂緊殷虹的花心。

殷虹此時已淫蕩到了極點，頭不時的東搖西擺，屁股頻頻扭動，兩腿一張一合的動作著，兩手拼命的緊抓著他的背部。

「噯喲……頂死我了……我快受不了……啊……快活死了……唔……」

她淫蕩的叫著，全身舒服極了，尤其穴內被大陽具塞得滿滿的更覺充實無比。

她達到了高潮，穴內連連的收縮。

肥臀盡情的搖動，眞是欲仙欲死，雙手緊緊的抱著林百川。

過了片刻林百川起身躺了下來，讓殷虹跨在小腹上，陽具對準了洞穴插了進去。

此時殷虹便自動的一起一落的套動起來。

而衞紅英此時也躺了下來只是方向與林百川恰是相反，雙腿分張，陰部向著林百川臉朝的方向。

林百川此時陽具被殷虹上下的套動著。

兩手且撥雲見目的把弄著衞紅英的陰戶。

衞紅英此時躺下的位置，兩眼望去剛好清楚可看到師姐猛起直落的動作。

三人一體，在視覺、聽覺、觸覺上都是最大的享受，三人遂各自盡情的玩弄著。

林百川伸出手去摸著衞紅英的陰戶。

又磨又擦的。

還把指頭伸進去，不停的扣動著。

衞紅英的陰戶，被他扣得流出了水來。

她兩腿越分越開，他越扣越用力。

突然間，衞紅英似覺萬分難過的雙腿抖了起來。

此時林百川欲用手把她的陰戶撥開。

但茂密細長的陰毛將整個穴洞也覆蓋了。

由於淫水不斷的流出，也將陰毛浸濕了一大片。

林百川遂將覆蓋洞口的陰毛往兩邊撥了開來。

此時眞是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見到鮮紅的陰杉也在部兒一動一動的。

兩片肥厚的陰唇更是一張一合的。

林百川禁不住的又伸進了手指又是一扣一扣的動了起來，另一隻手在那長滿了陰毛的小腹上來回不停的揉擦著。

跨在上面的殷虹此時雙目緊閉，銀牙一咬，大起大落了起來，淫水一洩而下「滋滋」作響。

林百川此時的感受何等美好。

殷虹已連洩三四次了，也覺得有些累了，遂自緩緩的也躺了下來。

衞紅英見狀忽地起身而上，仍渴望已已，慾火難耐的

跨了上去，陽具對準自己穴洞。

狂的直起直落的大幹了起來。

又重又快，每次都緊頂著花心。

片刻功夫在她嘴中已發生浪叫聲來。

「哎喲……好舒服……好舒服……哦……哦……太好了……唔……」

淫叫聲不斷，高潮來臨淫水一洩而下，洩得林百川滿身都是。

若將兩師姊妹相比，衞紅英淫蕩勝過殷虹。

此時衞紅英已將林百川抱了起來。

隨之自己躺了下來。

林百川此時整個軀已壓在她的上面，只見她雙腿微揚，面帶媚笑。

衞紅英將陰戶挺了上來，雙手緊緊的抱著林百川扭腰擺臀的磨了起來。

林百川一陣陣的快感佈滿全身。

他不斷的抽送著。

漸漸的越來越快……

頂得衞紅苦花心　癢無比，浪叫不斷。

林百川更加勁的幹了起來。

衞紅英，兩腿一夾，全身抖原了幾下。

一陣陣的快感傳抵林百川的陽具，又　又酸的，終於在頂緊花心的陽具連抖了數下。

一股陽精熱燙燙的射了出來，射中花心。

兩人同時達到高潮。

三人大戰了數百回合，也都覺得有點累了。

林百川此時口乾喉熱的，遂將那杯酒又一飲而盡。

林百川、殷虹、衞紅英三人赤裸裸的相互緊緊的擁抱在一齊。

一會工夫，林百川丹田中又有一團態態的慾火燃燒了上來。

漸漸的全身火熱了起來。

兩女貼身之處皆有所覺，遂各自將那雪白細嫩的嬌軀緊緊的貼在他火熱的身上。死緊的將他夾在中間。

同時也各自將林百川的大腿往自己陰部移了過來用雙腿使勁的夾住。

慢慢的又磨又擦的扭動了起來。

三人一會上，一會下，又是坐，又是臥的劇烈的一場大戰開始了。

這回他們足足戰了兩個時辰。

兩個淫娃蕩婦高潮連連，此時也漸漸的累得昏昏沉沉的睡了過去。

他們兩人的臉上嘴角處都有一絲似滿足又快慰的笑意，今天他兩是蕩夠了。

此時的林百川藥力已退，如大夢初醒。

眼見兩個騷貨入睡，本想各給一掌，但想想這樣未免太小人了，遂急急的著上衣服，飛馳的奔下山。

寒多多天的太陽。

陽光透過那層薄薄的窗紙照進來。

照在她光滑得如同緞子般的皮膚上。

水的溫度比陽光暖得多，熱熱的。

她懶洋洋地躺在水裏，將一雙纖秀的脚高高地蹺在盆

上。

讓脚心去接受陽先的輕撫——

輕得就像是情人的手。

她心裏覺得愉快極了。

經過了半月的奔馳之後。

世上還有什麼比洗個熱水澡更能令人愉快的事呢？她整個人都似已溶化在水裏。

她半瞬著眼睛，欣賞著自己一雙白細的脚。

這雙脚爬過山，涉過水。

在灼熱得有如熱鍋般的沙漠上走過三天三夜。

也曾在嚴冬中橫渡千里冰封的江河。

這雙脚踢死過三條餓狼，一隻山貓。

踩死過無數條毒蛇。

還曾經將盤據祈連山多年的大盜「陰天雲」一脚踢下萬丈絕崖。

但現在這雙脚看來仍是那麼纖巧。

那麼秀秀……

連一個疤痕都找不出來。

就算是足跡從未出過閨房的千金小姐，也未必會有這麼完美的一雙脚。

她心裏覺滿意極了。

爐子上還在燒著水。

她又加了些熱水在盆裏。

水雖然已夠熱了，但她還要再加熱些。

她喜歡這種「熱」的刺激。

她喜歡騎最快的馬，爬最高的山。

她喜歡吃最　的菜，喝最烈的酒。
玩最利的刀，殺最狠的人！
喜歡最……
別人常說：「刺激最容易令女人衰老。」
但這句話在她身上並沒有見效。
她的胸還是挺得很，腰還是細得很。
小腹平平坦坦的。
一雙修長的腿也不是很均勻光滑而結實。
全身上下的皮膚都絕沒有絲毫的皺紋。
她的眼睛還是很明亮，笑起來還是會令人心動。
見到她的人，誰也不相信她已是三十出頭的女人。
這三十多年來，她的確從沒有虧待過自己。
她懂得對什麼人說什麼話。

懂得吃什麼菜時喝什麼酒。
懂得用什麼招引對付什麼樣的男人。
她懂得生活，也懂得享受。
像她這樣的人，世上並不多，有人羨慕她，有人妒忌她。
她自己對自己也幾乎完全滿意了——
只除了一樣事。
那就是寂寞。
無論什麼樣的刺激也填不滿這份寂寞。
現在，在最後一絲疲勞也海失在水裏了。
她才用一塊雪白的絲巾、洗擦自己的身子。
矛滑的絲巾磨擦到皮膚時，總會令人感覺到一種說不出的愉快。

但她却不知多麼希望這是一隻男人的手。

她所喜歡的男人的手。

無論多麼柔軟的絲巾，也比不上一隻情人的手。

世上永遠沒有任何一樣事能代替情人的手！

她痴痴的望著自己光滑，晶瑩，幾乎毫無瑕疵的胴體。

心裏忽然升起一陣說不出的喜悅。

因爲此時門外已響起了輕輕的叩門聲。

她知道是誰來了。

「門沒上鎖，進來吧！」她輕聲道

推門入室，是一名年輕的俊美秀士。

他剛才也在這裏洗澡。

因爲有事，洗完澡就出去了。

現在這位俊美秀士看到她還躺在洗澡盆旁的木榻上，

而且還全身赤裸的，似乎在等他回來。

那婦人嬌嗔的輕聲道：

「怎麼一去就那麼久，害人好不寂寞！」

俊美秀士微笑道：

「前面忙著，我幫著打點打點，現在我不是回來了麼？」

原來這名年輕的俊美秀士，是這家客棧的小掌櫃，自從前兩天這美艷的婦人住進客棧後，兩人就頗爲投緣，時常相聚，而且也都能自對方肉體上得到排除寂寞的滿足與快慰。

那婦人媚笑著斜睨俊美秀士輕聲的：

「嗯！我還以爲你不來了。」

說完，舉起雪白的手臂，撩了一下鬢髮，纖腰微微的

一扭，豐滿的胴體抖動了一下。

年輕秀士看到她那動人的胴體和那高美挺聳的雙乳，便有一種叫人立刻要向她奔過去的感覺。

然而最令他心跳加速的且是出現在她臉上的那種媚態。

他慢慢的自榻前走來。

她那雙眼之中，所孕含的那股思春之意，更令得俊美秀士慾火高升。

他來的榻前快速的將身上衣物脫得精光。

此時這婦人也顫動着身子，她豐滿的乳房，抖出了令人目眩的乳花來。

而不等年輕人動手。

她自己已高高地舉起了她修長美好的雙腿。

她不但高舉著玉腿。

而且，她淨圓的肥臀，還在不停的擺動。

像是慾火中燒，迫不急待似的。

她的上身向上俯來。

終於抱緊了年青秀士。

但是她的一雙玉腿，且也屈到了緊貼了自己的身子，不停的微擺著肥臀。

那種蕩魂蝕魄的姿態，更令得他瘋狂了！

俊美秀士是眞的瘋狂了。

他全然不知自己從何而來有那樣大的力氣。

而且也不知道，何以要將這些力道都使出來，使在對方的身上。

他是在極度的興奮，緊緊的抱著她的胴體。

那婦人迫不及待的伸手握著青年秀士的陽具，迅速的

往自己穴口中送了進去。

青年秀士此時身子一沈，狠狠的將陽具插了進去接著就是一連串的猛插急抽。

那婦人忽而咬牙，忽而張大了口。

她不斷地搖著頭，一頭秀髮也散亂了。

她喘息著，發出那種低沈的叫聲。

她的身子在向上挺著，跳著，迎合著……

雙頰更紅，像是有兩團火要裂膚而出。

她的手指，深深陷入青年秀士壯實的肌肉中，此時她口中叫著：

「唔……入得好深……唷……到心頭上了……噯唷……快活死了……再重一點……頂……把小穴……頂裂……算了……

喔……」

經過他瘋狂的抽送，她又浪哼了起來：

「噓……入得狠些……舒服……哎呀……小穴……我穴心……掉……掉了」

「哎唷……小穴……插通了……啊……裂開了……嗯……好好……」

然而，極度緊張之後的鬆弛猝然來到！

那婦人面帶媚笑的，雙手也鬆了開來。

只覺得在穴中的淫水一股股的流了出來。

從那婦人的臉上神情看來，她似乎還未滿足。

青年秀士突然一個翻身，坐了起來，呼吸急促的喘著。

此時那婦人美好的胴體柔軟在伸屈著，擺動著，做出種種誘力極強的動作來。

在視覺的刺激下，俊美秀士發出了一聲低呼。

在低呼聲之際，那婦人突然壓到了俊美秀士身上，她全身都是熱的。

她的小腰，她的小腹，又緊緊貼住了俊美秀士，不但貼著且還在蠕蠕收縮轉動著。

那眞是令人瘋狂。

俊美秀士的手臂，自婦人的腹部穿過去，用力將她的身子，翻了過來，陽具又是一頂而入。

那婦人發出了歡呼聲。

她兩條粉光緻緻的玉腿，緊緊盤住了他的腰。

他們的下半身完全的吻合著，一抽一送間。

她發出了蕩魂蝕骨的呼叫聲。

又一次的陷入了瘋狂中。

「唷……頂到……花心了……浪穴……用力頂……要頂重些……舒服……嗯哼……」

婦人的浪哼聲眞使得他更瘋狂。

又過了半個時辰。

在極度的樂趣，極度的疲乏後，俊美秀士的身軀，軟綿綿的躺了下來。

而那美艷的婦人滿足的在嘴角上露出絲絲的媚笑，顯然的她即滿足又舒暢。

此時俊美秀士起身著衣對那婦人道：

「我不能呆太久，必需到前面招呼招呼，今晚我再來好麼？」說畢大步的走了出去。

當俊美秀士走出房門後的剎那。

突然，窗子、門、木板牆壁，同時被撞破了七八個洞

，每個洞裏都有個腦袋伸了進來。

每張臉上都有雙貪婪的眼睛。

有人在格格的怪笑，有人已看得眼睛發酸發直，連笑都笑不出來。

顯然的這些人是在門外倫窺春色已久，只是靜靜的欣賞，沒打斷他們兩人剛才的巫山好夢。

現在見到俊美秀士剛走，就個個變成餓狼似的把整個腦袋都伸了進來。

這婦人此時見到這許多人闖進來，却連臉色都沒變的，還是舒舒服服的半躺在榻上。

只是將那塊絲巾輕輕的蓋在她的胴體上。

她甚至連眼皮都沒有抬起來的淡淡一笑道：

「各位難道從來沒看過女人……嗎？」

窗子上的那個洞位置最好。

距離最近。

看得最清楚。

這人滿臉橫肉，頭上還長着個大肉瘤。

看來就像是有兩個頭疊在一齊似的。

那模樣實在令人作嘔。

他聽到這婦人這樣一說忙道：

「我不但看過，對付女人更是我的拿手本事，只要嚐到甜頭，將會對我終身難忘的。」

話畢大聲的笑了起來。

其餘的人也並不比此人好看多少。

聽到長肉瘤的大漢如此一講。

相繼的大聲的格格格的怪笑著。

一陣怪笑後有人道：

「看得到，吃不到，心裏癢死了！」

「這女人的味道一定不錯。」

「看她剛才那種狠勁便知是個上上之貨。」

「那姿態已夠迷人了……」

就在衆人你一言我一語之時。

這婦人似沒把他們放在眼前，只是凝注著自己春葱般的手指。

突然將輕蓋在她身上的那塊絲巾掀了開來。

緩緩的起身站了起來。

一絲不掛的雪白胴體呈現在這些人的眼前。

看到赤裸裸的美女，他們都變得像餓狼似的。

差點忘了呼吸，只有兩眼瞪得大大的。

這婦人慢慢的走到盆前。

那抖動的雙峯。

扭腰擺臀的迷人姿態。

使那些人看得個個口水直流。

然後她半躺坐在浴盆裏。

用一塊浴巾輕輕的拭洗自己的身子。

那極爲誘人的浴姿，更使這些人淫慾難忍，都做出躍躍欲試的姿態。

這婦人洗畢，將身上輕拭後又緩緩的走回榻前，半躺了下來。

順手又將那絲巾輕蓋在她那光滑，細嫩的胴體上。

然後對著那些人媚笑道：

「我風四娘背上正癢著呢？你們有誰願意進來爲我搔

癢！」

話畢，格格格的蕩笑了起來。

原來這美艷的婦人就是淫蕩江湖的風四娘。

風四娘此時怎會突然在此地出現？

「燕雲女俠」冷如霜和「中州大俠」林百川這對江湖俠侶失散後，會各在何處？

「蝴蝶寨」被毀，寨主衞紅英與師姐殷虹今後將如何淫蕩江湖？

欲知詳情，請看下集。